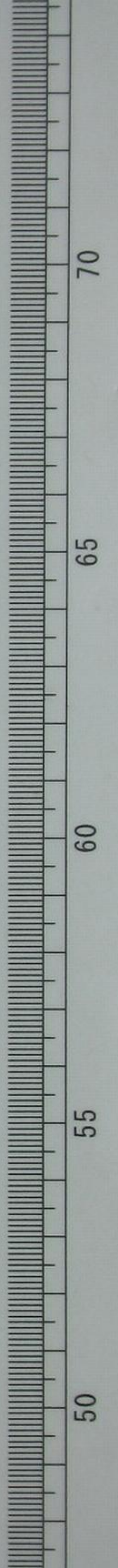


和

卷十七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36  
15





文庫 17  
W 136  
15

杜詩詳註卷之十七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輯註

贈李八一作公

秘書別三十韻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七月作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反氣凌行在妖星下去聲直廬六

龍瞻漢殿一作闕

萬騎去聲畧一作集

姚一作媽

墟一作還立朔迴

天

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纜汗馬百姓免為魚通籍蟠螭印差

此茲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喜異賞朱虛首憶秘書扈從反氣四

句上皇西巡立朔四句肅宗興復通籍以下秘書侍從也錢箋肅宗初公拜左拾遺此云中補右者必李秘書於是時官右補闕也中者右補闕屬中書省唐制左右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扈蹕上元初謂扈駕於主上

士詩羊主

卷十七



昭和六十年二月  
杜詩詳註卷之十七  
仇兆鰲寄

010185193271



建元之初非如奇草堂詩所云經營上元始也當時駕  
 次馬嵬帝自陳倉而赴蜀路經漢中太子自彭原之朔方  
 節位靈武所謂萬騎畧姚墟者指上皇也玄朔迴天步者  
 指肅宗也通籍李得出入行宮差肩謂隨朝士而趨輦  
 後肅宗以恢復入京非由繼統嗣位故與代邸迎立者有  
 殊夢弼曰秘書宗室故此朱虛未能優擢故云賞異  
 殊洙曰履履從也蹕鳴蹕也天子出鳴蹕以清道  
 遭東南之反氣行在妖星注皆見前  
 明廬六龍天子之駕  
 駕六龍梁宣帝詩漢殿珊瑚支  
 乘萬騎帝王世紀替豐之妻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得姓  
 姚氏漢書世本姚墟在漢中郡西城縣  
 虛或謂之姚墟趙景真書植橘柚於玄朔朔方玄武之  
 位故稱玄朔詩天步艱難  
 天官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書一戎衣  
 孫弘傳臣愚駕無汗馬之勞左傳劉子曰微禹吾其為  
 魚乎光武紀赤眉在河東但決水灌之可使為魚  
 魏相傳通籍長信宮元帝紀宗室有屬籍者  
 聖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西京雜記燈高  
 七尺五寸作螭麟王僧孺書元首接膝履足差肩

與見洗兵行漢書文帝自代邸來即位  
 益封朱虛侯劉章二千戶黃金一千斤寇盜方歸順乾

坤欲宴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駕鷺叨雲閣騏驎俗

麟一作玉除趙文園多病後中散舊交疎飄泊本

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一作觸目

非論平聲故新文尚起予此記前後聚散之迹  
上六往日

諫官之職叨雲閣公授拾遺滯石渠李遷秘書多病交疎補袞牽裾

指棄官以後飄泊二句喜逢故人風烟二句客夔景物非歸順注別見

論故道故者無人尚起予知音有秘書也詩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漢書諸侯王表四海宴如詩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潘岳賦

袁紹書奉詔之日魏志魏文帝欲徙冀州民十萬戶潘岳賦

實河南辛毗引帝裾而諫古詩則迹駕鷺行潘岳賦

高閣連雲三輔故事天祿閣石渠閣並在未央宮大殿潘岳賦

北以藏秘書司馬相如為文園今嵇康為中散大夫潘岳賦

作絕交書楚語先王之為臺榭也世說觸目皆琳瑯潘岳賦

珠玉劉孺詩言贈賦新文論語起予者商也朱注韻

詩羊生



會予本無余音刻謬正俗曰曲禮予一人鄭康成注余予古今字因鄭此說近代學者遂皆讀予為余此詩亦用平聲蓋從後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平人讀耳

歎里閣戰連唇齒國軍急羽毛書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

鋤此秘書參幕府事巫峽楚宮上記相見之地柳凋蕖落此記相別之時并興起亂離凋敝之象朱注戰連

軍急謂崔旰與楊柏及張獻誠相攻原注山劍元帥相公初屈幕府參籌畫相公朝謁今赴後期也又云秘書此

卧青城山中○梁簡文帝詩水照柳初碧烟舍桃半紅謝莊詩凌別浦兮值泉躍簡文詩紅葉間青鎖紫露濕

丹楹漢高紀益張旗幟於山上古詩思還故里閣左傳宮之奇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乎

魏武帝奏事若有急則插羽於檄謂台星入朝音潮謁使去之羽檄陳子昂詩追宴入山家

節有吹噓西蜀屬黃作災長洱南翁憤始攄對敷同抗吾官

作坑非士卒乾音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御

鞞金駮裏宮硯玉斲餘拜舞銀鈎合落恩波錦帕舒此

書入朝後事朱注台星使節皆謂杜鴻漸秘書蓋因鴻漸表薦入朝其奏對君前當以師老財匱為言蓋全蜀之

勢今方藉兵不得不不用而諸將冒功無禮如所謂抗士卒費倉儲者其可忽之而不問乎是時崔旰雖歸朝而楊子

琳未釋甲蜀中所在聚兵軍儲耗盡故因秘書赴幕而及之舒外亦暗規鴻漸也又云秘書將承恩賜馬有錦帕

語勢不接遠注銀鈎承宮硯錦帕承御鞍拜舞之後落筆如銀鈎洙云詔書也○台星注見十六卷周禮地

官掌邦國之使節周禮彌災兵彌卽弭也後漢寇榮疏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舊注南翁南楚老人如項羽傳所

稱南公古人公翁二字通用也蔡邕替師賦撫長笛以攄憤兮書畢命對揚文武之光命陸機集對敷帝祉

朱注上林賦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善曰抗損也音翫吳曾漫錄抗挫也吾官切平準書百姓抗

弊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切抗者耗也取此音以釋此詩於義甚當王褒講德論驚邊抗士恐亦是抗士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正義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如



溘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三國志傅殿傳

豈敢寄命洪流以微乾沒裴松之注有所微射不許乾燥

之與沉沒而為之也周策藉兵乞食於西周趙充國傳

遣使至匈奴藉兵左傳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逐鳥雀焉何氏語林王僧虔曰忘兄之胤不宜忽諸

淮南子待腰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西京雜記廣

川王發晉靈公豕得玉蟾蜍一枚大如拳光潤如新玉取

以盛水滴硯吳越春秋羣臣拜舞天顏舒王僧虔論

晝索靖名其字書曰銀鈎蠶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

尾西京雜記覆以錦帕

棹一作旆依顏色泐流想疾徐沉綿疲井曰倚薄似樵漁

乞許既米煩佳客鈔楚交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滴水帶

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此自敘而致送別之情

特良友相潤覺臨去依想耳沈綿四句自述客夔近况

杜陵四句囑其相答故人莫話者自慚衰老也此章前

二段各十四句後二段各十二句中問八句相問○周詩

動無不濟易林患解憂除良友相於梁簡文詩悽悽

隱士棹隋孔德紹詩沿流渡機易逆浪取花難梁簡

文詩豈若茲川麗清流疾且徐顏延之陶徵士詩井曰

弗任藜藿不給沈約詩佳客信龍鑣小胥見周禮春

官梁蕭鈞詩平川收晚照洙注滴水公故居盧注杜

公於贈李詩中寓詞告杜

中夜顧注詩有江山危樓亦夔州西閣所作當

蓋漢諷其寔事之草草也司馬紹詩中夜不能寐

無禮矣夫盱罪當誅勢必藉兵今乃與諸將同拜朝命

須用功無禮忽諸此用季文子誅無禮於君之言如盱

臣行邊善後之策也如是則西蜀災長弭矣曰勢藉兵

災未必弭憤未嘗據也曰對駁抗士率乾沒費倉儲言

使讓盱而使諸將各罷兵公蓋淡憤此事故於詩中吐

露之日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據雖為稱頌之詞其實

蜀中軍實耗損入告朝廷善為區處使緩急有備此大

功罪不明於文子之言無乃忽諸必殺崔盱憤始據矣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  
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此客夔而傷亂離也

在四句分截望北辰思長安也萬里一身危樓所感故國高堂北望之意風雲氣變易無常戰伐塵屢經殘破負恩澤追恨祿山蓋自天寶初而禍綿不息致不能為太平之人也○何遜詩暫有江山趣陰鏗詩接路上危樓庚信詩高榮據北辰鮑照詩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身顏延之詩故國多喬木空城凝塞雲史記風雲天之客氣者也夢弼以高堂為杜陵屋廬今按曹植詩乃為高會宴此高堂沈約詩青鳥去復還高堂雲不歇劉孝綽詩長門隔青夜高堂夢容色此皆樂言華屋或因前詩有高堂天下無之句遂指為夔州地名誤矣晉載記石勒上黨武鄉羯人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唐書張九齡見祿山入奏氣驕蹇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舊注誤以吐蕃為胡雛前漢郊祀志亦施恩澤嗟爾萬方有衆路溫舒

垂白

鶴注此亦夔州西閣作故云江喧樓迴後拈垂白二字為題非專詠垂白也漢書杜周傳老姊垂白

注白髮下垂也

垂白一云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迴獨移時  
多難去聲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此章

乃老去悲秋之意下六申言其悲少睡移時憂在國家也醉千日付之不知未七哀傷心更多矣杜臆公年老為郎有似馮唐當秋而悲復如宋玉少睡無聊故起立移時多難身何補作憤語無家病不辭作苦語趙注公妻孥在蜀而云無家蓋以故鄉為家也○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文帝輦過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唐曰高花出迴樓魏都賦醉耐中山沈湎千日搜神記狄希中山人能造千日酒飲之一醉千日七哀詩見十六卷  
中宵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在西閣作中宵指長夜言中宵尚在黃昏以後陶潛詩中宵此遙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平聲水白落月動去聲沙一作



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中宵獨步領起通章星月屬賦中宵所見魚鳥屬此中宵所感未傷孤身飄泊不如物情之自適也飛星過水而白下半因上落月動於沙虛上半因下一就迅疾中取象一從恍惚中描神黃生注五六即水溪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意此係夜景故以知想字面鈎畫之言外則以物之得所形人之失所而人之失所由親朋不相存濟也○閣在山上故高至百尋西京賦巨獸百尋梁冀傳臆牖皆有綺疏注綺疏鏤為綺文也陸機詩振風薄綺疏過字動字白字虛字知字想字皆句中眼天文志星自上而降曰流自下而升曰飛庾信詩沙虛馬跡淡左傳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郭璞詩潛波渙鱗起王褒頌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晉書謝安傳親朋畢集韓國策繕治兵甲以益其強

不寐 此亦西閣所作詩寤言不寐如有隱憂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氣

衰甘少寐心弱恨容 黃氏作容吳作和陳作多一作知愁多壘陳作壘恨滿山

谷桃源何 一作無處求首聯不寐所聞次聯不寐所見三聯

轉更之後星近又在月落之餘愁來更加少寐多壘故起愁心通章寫景情逐層追緊顧注氣衰少寐理勢自然故曰甘心弱容愁時事使然故曰恨杜臆心力本弱而愁緒太多當他不過是可恨也滿山多壘歎寄身無處矣○更籌見前歸去來辭景翳翳以將入虞騫詩暉暉光稍沒曲禮四郊多壘蕭望之傳群盜並起充滿山谷鶴注此指崔旰之亂未平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詩云聲豺狼鬪蓋指崔旰輩相攻也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 去聲牽數杯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

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 音潮多使道搏擊望秋天送別

五六慨身世七八望侍御顧注公恨不能身討豺狼囓弟歸朝而彈擊之○北史盧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曰愷文



章大進輿地廣記涪州內江即黔江也益州記內江至  
 關頭灘長百步懸崖倒水舟楫莫通朱注通鑑朱齡石  
 伐蜀衆軍從外水取成都臧儉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  
 艦從內水向黃虎史照釋文巴郡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  
 水左則蜀外水內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外水自渝上戎  
 廬至蜀楊慎謂外水即岷江內水即涪江中水即沱江  
 陶氏敘侃臨終表曰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蕭望之  
 傳便道之官舊唐書桓彥範舉楊嶠為御史不樂搏擊  
 之任師氏曰御史搏擊奸  
 回如秋鷹之搏擊鳥獸

江月

鶴注此大曆元年夔州西閣作  
杜臆  
詠江中月影也  
何遜詩江月初三五

江月光於

一作

水高樓思

去聲

殺人天邊長作

唐韻則箇切  
又臧祚切

客老去一露巾玉露溥

一作

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

字燭滅

一作

翠斜墮

一作

此章對月傷懷上四歸人  
之感屬白敘下四離婦之情推開說

江月漾光於水上高樓一望頓覺身寂影孤真堪思殺  
露濃溥半輪之傍夫河掩沒月色明皎如此此時猶字空  
閨者燭殘挑罷得無對之而輦眉乎當與樓上露巾者同  
一愁思也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庚肩吾  
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何遜詩天邊看遠樹曹  
植詩歎歎涕露巾李嶠詩色帶銀河滿光舍玉露開  
詩零露漙兮注溥露多貌曹植詩明月澄清影張正  
見詩明月半輪空晉列女傳竇滔妻蘇蕙字若蘭織錦  
為迴文璇璣圖詩贈滔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凡三百  
四十字挑錦字挑錦線以刺字欲寄征夫也張  
九齡詩滅燭憐光滿梁元帝詩翠眉暫斂千重結  
黃生曰結在章法是推開一步在比興正是透淡一層  
蓋卽男女之情以喻君臣之義則前半所云思殺人一  
霏巾者皆有着落矣公之攀屈宋而親風雅  
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月圓

此亦西閣所作  
謝靈運詩放舟候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缺  
 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一作發萬里共清輝此章



思鄉上六景下二情。滿言月圓動言月影委波申動扉

照席申當樓未缺高懸申月圓之狀未想故園秋景也。

杜應江月倒影水搖而不定月臨席上之屏為動大是畫意。月注

波中金光搖而不定月臨席上綺文依而愈妍將金波綺

席拆開顛倒趙法謂詩家用古語之法。○梁武帝詩怪怪

孤月帷何遜詩寒江復寂寥。庾肩吾詩高樓開夜屏

月賦委照而吳業昌。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六韜

紂時以綺為席鄒陽酒賦綺綺為席。淮南子高懸大鏡

缺也。陶弘景詩空山宿滿高烟平。獨守故園秋。杜

臆松桂發猶言松菊猶存。張正見詩松桂此真風。傳

古詩皎皎濯清輝。月賦隔千里今共明月結聯本之

胡應麟曰杜有太巧類初唐者如委波金不定照席綺

逾依有太纖近晚唐者如雨淡荒院菊霜倒半池蓮。

胡夏客曰未缺句不如摩詰空山月色淡高懸句本孟

德月明星稀來。今按三四出勝於對五六對勝於出

夜。詩云南菊再逢是合雲安夔州為兩秋故知屬大

露下。去聲。天高秋水。一作。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

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一作。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

一作。雁無情步簷。一作。倚仗看牛斗銀漢遙應。平聲。接鳳

城。此秋夜思家而作也。上四言景下四言情。天高水清

山上兩句分承燈散幾處故曰疎杵皆對敲故曰雙杵自南

而望北故見銀漢遙接於鳳城。黃生注詩以次句作骨

帆宿杵鳴獨夜見聞疎燈新月二字另讀。懸指月本易

懸象著明非謂杵聲空懸也。○江淹別賦露下地而騰文

潦而水清。王粲七哀獨夜不成寐。崔融詩旅魂驚塞

北歸望斷河西。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兮。朱超道詩

孤帆漸逼天。楊慎曰字林直春日搗古人搗衣兩女子

對立執一杵如春米然今易作卧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

嘗見六朝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謝惠連詩楹長杵聲哀

陸厥詩雁返無南書。楊慎曰楚辭大招曲屋步櫺注

曲屋周閣也步櫺長砌也。相如賦步櫺周流長途中宿櫺

卽古簷字陸墮鐘山寺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

滿願詩步簷隨新月挑燈惜落花杜蓋襲用之。顧注古者



六尺曰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邵注牛斗二星在銀漢邊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為天漢亦曰銀漢  
龍過飲渭丹鳳俯臨城趙曰秦穆公女吹簫鳳降其城因號丹鳳城其後言京城曰鳳城

黃生曰此與玉露凋傷不相上下一二五六工力悉敵三四寫景雖遜彼之高壯七八舍情此處却較渾厚也

此與雲安夔州諸詩相合露下天高即玉露凋傷楓樹林也獨夜魂驚即聽猿實下三聲淚也孤帆宿即孤舟一繫故園心也雙杵鳴即白帝城高急暮砧也菊再逢即叢菊兩開他日淚也雁無情即一聲何處送書雁也看牛斗即每依北斗望京華也詩中詞意大槩相同竊意此詩在先故秋興得以詳敘耳

范德機曰善詩者就景中寫意不善詩者去意中尋景如杜詩無端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殊方日落古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即景物之中舍蓄多少愁恨意若說出使短淺矣然亦有就意中言景而意思深遠者如苦遭

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亦自雋永有致

草閣朱氏編在大曆元年杜臆公在夔別構草閣故云草閣柴扉星散居而沙上草閣詩又可證

草閣臨無王作燕非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

久夕一作清露晴一作清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慙小婦飄泊損

紅顏首聯提草閣三四草閣夜景下則對景而感飄泊也閣臨水故下無地唯無地故扉不關迴夜水秋蟄

伏也動秋山光閃爍也露久下而方濕晴則易乾也雲高舉而未還薄則易散也公以旅泊損顏故對舟婦而懷慙末句用倒裝法杜臆雲薄未還借景寓意○頭陀寺碑

飛閣遙迤下臨無地范彥龍詩有客欵柴扉歸去來辭門雖設而常關古樂府相逢行小婦無所為邵氏注蜀中多是婦人刺船沈約詩共矜紅顏日俱忘白髮年

宿江邊閣黃鶴編在大曆元年杜臆江邊閣即草閣故云高齋次水門若西閣其名不易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鶴鶴

追飛靜一作盡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延暝色將

宿之時次水門西閣之地上二點題中四分承山水雲過山頭停巖似宿月浮水面浪動若翻此初夜之景鶴鶴飛



靜水邊所見豺狼喧食山上所聞此夜深之景憂亂榮懷  
 故竟久不寐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何仲言詩尚在  
 實處摹景此用前人成句只換轉一二字間便覺點睛欲  
 飛鶴注謂鶴喻軍士豺狼喻盜賊起下戰伐時蜀有  
 崔肝之亂此詩八句皆對○謝靈運詩林壑斂暝色  
 孟子山徑之蹊間襄沔記城內有高齋梁昭明造文選  
 處簡文為晉安王時引劉孝威等於此綜覈詩集因號為  
 高齋次乃次舍之次易旅即次漢循吏傳召信臣開  
 通溝洫起水門梁簡文帝詩寒湖浸水門杜臆名勝志  
 載關者孫瞿塘關行記則高齋即在關上者孫與客飲此  
 誦少陵薄雲孤月詩歎此老具眼夔江山麤惡唯少陵所  
 紀處獨異庾信詩雲宿鳳凰門梁簡文帝詩夕波照  
 孤月左傳鄭偏願為鶴其御願為鶩抱朴子穆王南  
 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秦國策譬  
 如豺狼之逐群羊後漢張綱傳豺狼當道楚辭  
 夜不眠以至曙孔叢子處戰伐之世務收英雄

吹笛

鶴注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按詩云胡騎中宵  
 回紇入寇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酋長皆下  
 馬羅拜再成和約吐蕃開之夜引兵遁去即此事也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

傍去聲一作倚

關山幾處明胡騎去聲

中宵堪北走音

武陵一曲

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一作落何得愁中却

舊作曲王原叔得老杜詩

葉作盡生此聞笛而有感也上四摹景下四寫情細疏

却關之思從笛聲感觸者顏延架曰律呂之調於風前聞

之則覺和之切關山之曲於月下奏之似幾處皆明此聲

之巧而感之深也五本借筇喻笛故北走曰堪六用笛

中實事故南征曰想趙大綱曰笛曲有折楊柳故翻其

意而結之謂故園楊柳至秋搖落今何得復生而可折乎

蓋設為怪歎之辭以深致思鄉之感此則公之斷腸者也

陸時雍曰結出故國關情千條萬緒用巧而不見乃為

大家○江總詩秋城韻晚笛危樹引清風翰曰首句本此

向秀思舊賦隣人有善吹笛者江淹詩金鏃映秋山

南史褚彥回傳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曹植詩借問誰

家子顏箋誰家羨其善吹也張正見詩還聽嗚咽水併

切斷腸聲唐注風月分作一聯從龍池篇得來漢歷



律志律呂和矣長笛賦律呂既和切謂其音悽切樂  
 府橫吹曲有關山月解題云關山月傷離別也周王褒詩  
 關山夜月明晉劉琨傳劉琨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  
 之疇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  
 是群胡垂泣而去世說劉琨為并州刺史胡騎圍之數重  
 現夕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  
 流涕人有懷土之思向晚又吹之賊並棄圍奔走周弘讓  
 長笛吐清氣詩胡騎爭北歸偏知別鄉苦楊慎曰字書  
 疾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去聲北走關山疾走之走也  
 如漢書北走邯鄲道之走胡騎北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  
 季布北走胡之走兩音不同古今注武溪溪乃馬援南  
 征之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作歌以和之名曰武  
 溪深武溪溪詞嗟哉武溪一何深飛鳥不敢度走獸不敢  
 臨嗟哉武溪多毒淫顏延架曰武陵曲即武溪溪梁簡  
 文帝詩但歌聊一曲故園指杜陵宋書晉太康末京  
 洛為折楊柳之歌有兵革辛苦之詞演繁露笛亦有落梅  
 楊柳二曲今其詞亡不可考矣舊唐書樂志梁樂府胡吹  
 歌云上馬不提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  
 此歌詞元出北國之橫笛顏箋笛有關山  
 月武溪溪折楊柳及胡笳聲皆清商曲也

郭濬曰此詩句句悽遠咏物絕調蔣一梅曰絕太  
 手筆聲律極細然有對意不對詞對詞不對意者

西閣雨望此下五章皆屬大曆元年

樓雨霑雲幔山寒一作高著直畧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減石

稜生菊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倚一作里

簷檻首二西閣雨涼中四皆閣中望景三四言水五六言

水滅殺而石稜微露此時秋水方落細雨甚微故不至漲

沙而激湍也湍減石稜生即冬深詩寒水各依痕也陸

放翁詩水退出新灘亦本於此菊逢雨打其疎放也淒

然雨罩松青見遠情之遙駐二句俱寫雨景遠情指松蓋

君翠可愛處宛然具有情致駐停駐也晉史劉惔稱桓

溫眼如紫石稜丁督護詩深心屬悲絃遠情逐流吹謝

朧詩洞房凝遠情詩月離於畢俾滂沱矣劉

孝先詩萬慮坐相攢梁元帝詩佳氣滿欄楹劉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唐書大昌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

先則切

故要

平聲

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

朝金吼霜鐘徹夜催蠟

一作

炬銷早鳧江檻底雙影謾飄

上四訝明府失期下則望其到閣也言我曾問子已許來宿今豈索我之故要而弗至耶匣琴夜夜欲待嚴

至而彈手板朝朝明府別有迎謁矣兩句見三度意鐘起蠟殘候客將曉鳧鳥飄飄冀其早至杜臆嚴為明府故

未用王喬事○南齊高逸傳褚伯玉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

宿而退僧達答丘珍孫書曰褚先生從白雲遊矣近故要其來此冀耐日夜韻會故與固古字通用晉輿服志

八座執笏其餘卿士但執手板海錄今名刺也顧注王

子猷為桓溫參軍以手板拄頰晉書王坦之倒執手板流

汗宋野史歐陽公與僚屬遊錢思公以寇萊公事諷之

承叔取手板起立然則守令對上官必以手板嚴必羈身

縣令故有此語蔡琰胡笳殺氣朝朝衝寒門胡風夜夜

吹邊月梁元帝詩塵鏡朝朝掩寒衾夜夜空山海經豐

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注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宋之問

詩禁靜鐘初徹梁元帝詩蠟燭疑花影簡文帝燭詩綠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

一作

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一作

自心層

一作

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

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

一作

謝知音哀世非一作王粲終

然一作學楚吟

首章久留西閣而歎也上四閣前之景

搖落秋盡日也公有九月三十日詩可証鳥各鳴羣而孤

雲飄泊言外有自悲意衆木皆凋故覺松林獨碧憑軒

俯視故見徑路高深猶紗帽雖仕猶隱近玉琴聲清而悲

也哀公之哀世者不止此故曰非王粲即所謂未許七哀

詩也莊舄仕楚而作越聲猶公在夔而動鄉思故曰學楚

吟即所謂吟同楚執珪也庚信詩春山百鳥啼夢

日周書時訓鴈始鳴通卦驗云鴈伯勞也鳴者相命

士詩羊主卷十七



潛詩孤雲獨無依又歸去來詞雲無心而出岫繁欽暑

賦翁翁盛熱蒸我層軒古詩先據要路津謝朓詩曠

望極高深朱注唐書隋貴臣多服烏紗帽後漸廢貴賤

通服折上巾在唐時以為隱居之服一說近玉琴言日

事於詩惟與琴相伴耳非聲中律呂之謂江淹畫扇賦

玉琴吟珠徽昭明太子詩終然類管窺史記越人莊

鳥往楚為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鳥今富貴矣亦思越

不使人往聽之猶越聲也王粲登樓賦莊鳥顯而越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去聲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

過平凋一作碧柳蕭瑟索一作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

自由豪一作榮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興去聲一作

兼須大海求次章有不欲留閣之意起句托景言情歎

亦何為者俟男婚已畢消病可痊行當長往耳且看豪華

各四句分截公嘗云到今有餘恨不得窮扶桑又云蓬

萊如何到衰白問羣仙其語諄諄似欲為長生之學者然

實不得志於時而託言遜世耳猶孔子乘桴浮海之歎歟

○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神異經東海滄浪之

洲漢官儀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事鑄白用齊高

祖事注見七卷楚辭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馮衍

賦伏朱樓而四望後漢書向子平男女嫁娶畢救斷家

事弗復相關消渴有上中下三症故曰消中庾信詩

金穴盛豪華古詩服食求神仙史記燕人宋無忌羨

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化之術齊賦崔暄燕昭王皆

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

西閣夜

恍惚寒江洪注從江別暮透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

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邨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

存上四夜景下四感時首聯初夜景色就江上言次聯

夜中聞見就山上言擊柝無衣皆離亂所致故有盜賊

之慨黃注夕陽漸隱故曰恍惚白霧橫拖故曰透迤

有一虛字方見落字之妙有一靜字方見侵字之妙杜

上詩作生



臆爾猶存爾字新異是淡憾語亦是喚醒語○老子恍兮惚兮

落石易重門擊柝詩無衣無褐賀若弼詩更鼓回聞風

鮑照詩時危見臣節易一致而百慮

四更平聲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上聲鈞

兔應平聲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樹酌姮音恒一娥寡天寒奈

一作九秋吐上四咏將盡之月下則對月自憐也四更山

日水明樓月魄留痕如匣邊露鏡此承吐月彎月影隨身如

蟾戀裘暖從月色下寫出衰老淒涼之况娥獨處而耐

寒五六句亦用分承寡婦孤臣情况如一故借以日比○

庚信詩四更天欲曙吳均詩疎岑時吐月鮑照擬古

明鏡塵匣中寶琴生網絲庚信詩疎岑時吐月鮑照擬古

鏡何用曲如鈞後漢天文志注載靈憲之言日月陰精

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蛤劉孝綽詩橫柯半玉瞻叢葉映

金兔趙典傳大儀鶴髮庚信竹杖賦鶴髮雞皮蘇武

書于留斟酌斟酌代為思忖也庚肩吾詩姮娥隨月落

占月而誤也古者義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見於呂氏

春秋左傳有常儀靡即常儀氏之後俗訛為嫦娥以儀娥

音同耳周禮注儀娥二字古皆音俄易小象失其義也叶

信如何也詩樂且有儀叶在彼中阿太古各遵其儀叶不

偏不頗漢碑藝我皆作藝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

阮籍詩如何似九秋梁元帝纂要九秋以九十日言之

黃生曰此詩寫景精切布格整密運意又極玲瓏東坡

但以殘夜水明樓五字稱爲絕唱其比興之淡遠從來

未經人道也又曰疊用鏡鈞蟾兔姮娥他人且入目

杜詩詳註

卷十七

三

宗武生日時見遠疑寶應元年公在梓州宗武在成

都其實首句不如是解也至德二載公陷賊中有

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此時宗武約計五歲



矣其後自乾元二年至蜀及永泰元年去蜀中歷八年宗武約十四歲左右矣此詩都邑乃指成都其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則知作此詩又在成都之後矣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一作律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此以家學

最宗武小子何時見其生平此日正其墮地時也起作

問答之詞都邑語成都之人誇語也公祖審言善詩世情

因而傳述故當精文選以紹家學何必為綵衣娛親乎此

乃面命之語非遙寄宗武也○采子侯詩高秋八九月

天戴禮百里而有都邑顏氏家訓吾家風教素為整密

呂氏春秋精而熟之鬼將告之梁昭明太子蕭統在

東宮有書三萬卷集古人文詞詩賦為文選三十卷列

女傳老萊子養二親行年七十着五色綵衣戲於親側

涓涓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一作飛片片涓涓就

徐傾此敘生日情事宗武侍庭故有筵秩涓涓欹斜自

句下四句○海賦為涓涓為涓涓詩實之初筵左右秩秩

庚信小園賦行欹斜兮得路抱朴子項曼都自言到天

上遇紫府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庚信

詩片片紅顏落鮑照詩銅溪畫森沉乳竇夜涓涓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上聲寂無消息覓使去聲

寄此二首鶴注詩云十年朝夕淚自天寶十五載避

亂與諸弟相別至大曆元年為十年當是

其時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騏驎病沙晚一作曉鵲

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音

音干○此章兄弟別離而致相思之意草黃句承亂後

白憐貧老沙晚句承羈棲傷弟飄零關城險已不能往水

府寬弟不可知故久別悲哀而涕淚常流也顧注詩云

十年而題曰三四載蓋相別者十年無消息者三四載耳

夔峽最險如設關城三江震澤水府甚寬○孔融論馬

之駿者名曰騏驎枚乘傳深壁高壘副以關城史記蜀

土詩

左



伐楚楚為扞關以距之後漢郡國志巴郡魚復縣有扞關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一作清秋

影著涉畧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去聲春水東盡白雲

求一作遊次章念弟遠離而致欲訪之意首聯弟在江左次聯身在夔州五六客夔而想江左七八去夔而

尋江左也邵注定越州言不在杭州定在越州風塵指

兵戈杜臆失清秋謂淹別之久又蹉過一秋矣趙汝

注盡字正應定字惟傳聞莫定故須盡歷雲水以求之

顧注古人望白雲而思親公於手足之誼亦然唐書杭

州餘杭郡越州會稽郡俱屬江南西道邵注杭州即今浙

江省治越州今為紹興府在杭州東二百里何遜詩淒

清江漢秋盧照隣巫山高詩莫辨啼猿樹更天官書

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陳藏器本草車螯是大

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海中

春夏間依約鳥瞰常有此氣

聽楊氏歌鶴注從舊次編在大曆元年詩云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慄不樂洛響下清虛一作

浮裏先敘楊氏歌聲慄不樂引人悽切也響下清虛猶

雲楚詞朱唇皓齒阮籍詩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漢

刑志滿堂飲酒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

衝象戲賦仰江城帶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

士淚如水玉杯久寂寞金管迷宮徵音勿云聽者疲愚智

心盡死次從聽者心上摹寫歌聲獨絕盧注老壯智愚

素月清夜聞聲更覺惻悽玉杯停飲金管失諧言聽者恍

惚神移矣謝莊月賦素月流天曹植詩中夜起長歎

淚涕泣又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韓非子箕子曰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陸機文賦扣寂

寔以求音沈約詩金管玉柱響洞房嵇康琴賦角羽

俱起宮徵相證江淹詩淵魚猶伏浦聽者未

云疲田子方曰哀莫哀於心死而人死次之古來傑出



士一作事豈特一作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一作倒天下耳

推開作結以見世有知音也前以佳人起後以傑士收

感慨無限此章起結各四句中一段入句實寫○司馬遷傳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已者容○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

未窮青之技遂辭歸青饒之郊衢撫節悲歌

秋風二首

青羗連白蠻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柁牽百丈暖

向成一作神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白青羗連一作

非蠻中巴不得一作會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此對秋風

也。在下四句分截。修關在秋侯故託秋風以起興吳檣

信急而成鼓聲則巫山非安處之地矣○謝惠連詩淅淅

振條風舊注上牢巫峽下牢夷陵十道志三峽口地曰

乃上水故用百丈以牽舟若神都則是下水矣唐志光

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晁錯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後出師表賈史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水經注青衣縣

故青衣羗國也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考唐時嘉州本梁

青州州有青衣水唐會要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

北至白蠻唐書南蠻傳弄棟蠻白蠻種也其部本居弄棟

縣鄱地後散居磨些江側方輿紀勝華陽國志云劉璋

為益州牧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胸

臆至魚復為固陵郡巴遂分矣巴州居其中為中巴雲

間言鼓聲之高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一作晴小城擣練

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去聲誰好蚤晚孤帆他一作

也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此對秋風而

動歸思也亦



四句分截。上章末句已涉賔時。故此章皆說暮景。杜臆水東流日西墮。雖即景起。亦歎年華逝波。桑榆景迫。為樂故園。是非又以殘毀為憂。○蔡琰詩悲風春夏起。翻翻吹我衣。吳都賦將轉西日而再中。張正見詩烟崖憩古石。謝朓詩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杜臆老荷庭樹若淵明之舸。庭柯而撫孤松。胡夏客曰秋風第

二首似拗體律詩

九日 諸人集于林

此詩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與九日五首不同。時按五首

云獨酌此題云諸人集。知為兩歲重九矣。鶴曰詩云九日明朝是。則此題應云諸人約九日集于林。今按集乃公會。是他人相約。而公先作詩以告之。蓋因老年難于早出。故預道其意也。若公為主。人不應以難早出。緩客至之期。又未語漫看年少樂句。亦非要客之詞。世說謝安顧謂諸人曰。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

九日明朝是相要

平聲

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

采黃花贖新梳。白髮微漫看

平聲

年少

去聲

樂

洛音

忍淚已沾衣

上四故鄉之思。是對集林言。下四衰老之感。是對諸人言。九日之期。明朝猶是。而相邀之地。舊俗已非。蓋有懷於樊川故里也。歸謂歸集林中。採花多前。有餘興。梳髮稀。今苦力衰矣。漫看二句。乃預言來日事。○或云九日登高。起於費長房。以此日避災。乃舊俗之非。或云九日之會。當不速而至。必待相邀。方集。此舊俗之非。後兩說與題相反。今主王洙之說。新梳句。暗照孟嘉事。

秋興八首

去聲

黃鶴單復俱編在大曆元年。詩云叢菊

年秋在夔州。是兩見菊開也。潘岳有秋興賦。遂以名篇。吳論秋興者。遇秋而遣興也。故八首寫興字意多。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



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

一作重

開他日淚孤舟一繫

音故園

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首章對秋而傷羈旅也上四因秋

託興下四觸景傷情

首章秋興之發端也江間塞上狀其悲壯叢菊孤舟寫其悽緊末二句結上生下故即

以夔府孤城次之王維楨曰江間承峽塞上承山菊開

山際舟繫江中四句錯綜相應顧注波浪在地而曰兼

天風雲在天而曰接地極言陰晦蕭森之狀

兩開即公客舍詩南菊再逢人病臥孤舟一繫即公九日

詩繫舟身萬里朱注公至夔已經二秋時艤舟以俟出

峽故再見菊開仍隕他日之淚而孤舟乍繫輒動故園之

心他日言往時故園指樊川杜臆叢菊孤舟目所見

刀尺暮砧耳所聞顧注催刀尺製新衣急暮砧鴉舊衣

曰催日急見禦寒者有備客子無衣可勝悽絕

節則抄秋以地則高城以時則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別

末句標舉與會畧有五重所謂嗟峨蕭瑟真不可言

稔曰作詩實字多則健虛字多則弱如此詩叢菊孤舟一

聯語亦何嘗不健○李密感秋詩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晚

樹林崩難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

峨皆嶺嶺疑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

名也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自非亭午夜分

不見曦月張協詩荒楚鬱蕭森虞炎詩三山波浪高

莊子道兼於天陳澤州注塞上即指夔州夔府書懷

詩絕塞烏蠻北白帝城樓詩城高絕塞樓可證蔡琰胡笳

塞上黃蒿分枝枯葉乾庾信詩秋氣風雲高漢武帝

論淮南王書際天接地張協詩輕露棲叢菊陶潛辭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虞炎詩方掩故園扉子夜歌寒

衣尚未了王臺卿詩處處動春心古詩為

焦仲卿妻左手持刀尺庾信詩秋砧調急節

王嗣爽曰秋興八章以第一起興而後章俱發隱衷或

起下或承上或互發或遙應總是一篇文字又云首章

發興四句便影時事見喪亂凋殘景象後四句乃其悲

秋心事此一首便包括後七首而故園心乃畫龍點睛

處至四章故國思讀者當另着眼易家為國其意甚遠

後面四章又包括於其中如人主之荒淫盛衰倚伏景



不能盡言人當自得於言外也。黃生日杜公七律當以秋興為裘領乃公一生心神結聚之所作也八首之中難為軒輊長安一章乃文章之過渡。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

一作南

斗望京華聽猿實下

去聲三

聲淚奉使

去聲

虛隨八月槎

粉蝶隱悲笳請看

平聲

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二章

州暮景依斗在初夜之時看月在夜淡之候此上下層次也亦在四句分截京華不可見徒聽猿聲而悵隨槎曷勝悽楚以故伏枕聞笳卧不能寐起視月色於洲前耳陳澤州注杜詩白帝夔州各異城白帝在東夔府在西皎然所謂截斷眾流句也每依言無夕不然杜臆京華即故園所在望而不見奚能不悲聽猿墮淚身歷始覺其真故曰實下孤舟長繫有似乘槎不返故曰虛隨香爐直省卧病遠違葉對山樓悲笳隱動皆寫日落後情景

暮景八月蘆荻點還秋景○舊唐書貞觀十四年夔州為都督府督歸夔忠萬涪渝南七州王褒詩秋色照孤城

北元帝詩西山落日斜按趙蔡兩注俱云秦城上直北為北斗形者非是陳澤州注唐人多用北斗如平臨北

斗之類公詩多用北斗如秦城北斗邊之類郭璞詩京華游俠窟伏挺詩聽猿方回岫聞瀨始知川水經注每

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妻與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

沾裳蕭銓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徐增注本是聽猿三聲實下淚拘於聲律故為實下三聲淚李陵書丁年

奉使皓首而歸博物志近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

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

城郭狀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因問此是

何處答曰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

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又

荆楚歲時記載漢武帝今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

而至一處下文所云與博物志同今按嚴武為節度使公

曾入幕參謀故有奉使虛隨句八月槎用嚴君平在蜀事

奉使參用張騫出使事沈佺期詩累年同畫省漢官儀



尚書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列士重行書贊  
尚書郎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幃帳  
茵褥通中枕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執香爐燒薰從入臺  
中護衣服詩輾轉伏枕張總曰山樓即所寓西閣也  
孔德紹詩雲葉掩山樓邵注城上女牆飾以堊土故曰  
粉堞梁簡文帝詩平江合粉堞魏文帝與吳質書悲笳  
微吟顧注胡人卷蘆葉而吹之謂之笳文帝與吳質書悲笳  
鮑博士聯句彷彿藤蘿月續粉堞霧陰樂府烏夜啼

巴陵三江口蘆荻齊如麻徐  
渭以藤蘿蘆荻分夏秋未合

唐人七律多在四句分截杜詩於此法更嚴張性演義  
拈夔府京華作主以聽猿山樓應夔府以奉使畫省應  
京華逐層分頂說似整齊然未知杜律章法而瑣瑣配  
合全非作者本意後面長安蓬萊昆明昆吾四章舊注  
各從六句分段俱未合格今  
照四句截界方見章法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呂東萊選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

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去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三章詩

上四咏景下四感懷秋高氣清故朝暉冷靜山遠樓前  
故坐對翠微漁人燕子即所見以况已之淹留杜臆舟  
泛燕飛此人情物性之常旅人視之偏覺增愁曰還日故  
厭之也邵注公嘗論救房瑄仲之偏覺增愁曰還日故  
若衡也公嘗待制集賢院試後送隸有司此傳經不如向  
也遠注匡衡抗疏劉向傳經上四字一讀功名薄心事  
違屬公自慨顧注同學少年不過志在輕肥見無關於  
輕重也三章正申秋興名篇之意古人所謂文之  
心也末句五陵起下長安拾遺記千家萬戶之書  
謝朓詩還望青山郭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庾信詩石  
岸似江樓爾雅疏山氣青縑色日翠微凡山遠望則翠  
近之則翠漸微詩汎汎揚舟殷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  
人迷舊浦古詩秋去春還雙燕子文昌雜錄燕子至秋社  
高興盡古詩秋去春還雙燕子文昌雜錄燕子至秋社  
乃去仲春復來謝靈運詩飛飛燕弄聲以故對還是  
依舊之詞非故意之謂或引子規詩故作傍人低未合  
匡衡傳元帝初即位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  
衡數上疏陳便宜上悅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解嘲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陸機長歌行但恨功名薄

前漢劉向傳成帝即位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河平中

子歆受詔與父領校秘書哀帝時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

復嗟心事違黃生注衡向皆歷事兩朝故借以自比

同學少年謂小時同學之輩列女傳孟宗少遊學與同

學共處鮑照詩憶昔少年時西都賦北眺五陵注云

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顧注漢徙豪傑名家於諸陵

故五陵為豪俠所聚范雲詩續從皆珠

玳裘馬悉輕肥曰自輕肥見非已所關心

朱鶴齡曰前三章俱主夔州後五章乃及長安事澤

州陳豕宰廷敬曰前三章詳夔州而畧長安後五章詳

長安而畧夔州

州次第秩然

聞道去聲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平聲悲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一作征西車

馬一作羽書馳一作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四章回憶長安歎其海經喪亂也上四傷朝局之變遷

下是憂邊境之侵逼故國有思又起下四章杜臆長安

一破於祿山再陷於吐蕃如奕棋迭為勝負即此百年中

而世事有不勝悲者百年謂開國至今邵注王侯之家

委棄奔竄第宅易為新主矣文武之官僥倖濫進衣冠非

復舊時矣北憂回紇西患吐蕃事在廣德永泰間或指

安史餘孽為北寇者非顧注有所思從寂寞來故國平

居之事當秋江寂寞而歷歷堪思也秋江二字點秋興意

杜臆思故國平居并思其致亂之由易故園心為故國

思者見孤舟所繫之心為國非為家也其意加切矣左

傳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金

俊明日自高祖開國至大曆之初為百年左傳辛有曰不

及百年其為戎乎李陵答蘇武書世事謬矣世說王

戎悲不自勝古詩王侯多第宅天寶中京師堂寢

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國公李靖廟已為嬖人

楊氏廐矣及安史作逆之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人謂之

木妖後漢書傳贊上方欲用文武郭泰傳衣冠諸儒

唐中宗授楊再思制衣冠舊齒衣冠指籍紳望族古

宗寵信蕃將而肅宗信向中官俾居朝右是文武衣冠皆

異於昔時矣陳澤州注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陷長安二



年僕周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又吐蕃寇醴泉奉天黨項  
 羌寇同州渾奴刺寇蓋屋是時西北多事故金鼓震而羽  
 書馳或謂吐蕃入長安時徵天下兵莫至故曰羽書遲非  
 也陳又云公詩愁看北直是長安指夔州之北此云直  
 北關山金鼓震指長安之北封禪書因其直北立五帝壇  
 樂府有度關山曲晉書劉琨傳金鼓振於河曲崔亭  
 伯詩戎馬鳴兮金鼓震後漢書馮異拜征西大將軍  
 韓非子車馬不疲弊於遠方楚漢春秋黥布反羽書至  
 前漢息夫躬傳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跡而狎至水  
 經注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為  
 夜也楚辭野寂冥其無人吳筠詩風起秋江上  
 弘羊請田輪臺奏皆故國地阮籍詩念我平居時  
 登高有又

所思肅宗收京後委任中人中外多故公不以移  
 官僻遠愁置君國之憂故有長安世事之感每依北斗  
 望京華情見乎此白帝城高自瞻故國兼天波浪身近  
 魚龍日平居有所思殆欲以滄江遺老奮袖屈指覆定  
 百年舉碁之局非徒傷晚晚如昔人願得入帝京而已  
 澤州陳延敬曰故國平居有所思猶云歷歷開元事

分明在目前此章末句結本章以起下數章黃生日  
 下四章皆故國事特詳言之以舒其悲感耳或謂寓譏  
 明皇神仙游宴武功之事是猶其人方  
 痛哭流涕而誣其嬉笑怒罵豈情也哉

蓬萊高舊作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

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

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一作朝音班安宮闕歎

朝宁之久違也上四記殿前之景下四遡入朝之事  
 宮在龍首岡前對南山西眺瑤池東瞰函關極言氣象之  
 巍峩軒敞而當時崇奉神仙之意則見於言外儀  
 衛森嚴之地公以布衣召見所謂往時文彩動人主也未  
 句朝班方及拾遺移官之事趙大綱曰雉扇數開望之  
 如雲也龍顏日映就之如日也陳澤州注此詩前六句  
 是明皇時事一卧滄江是代宗時事青瑣朝班是肅宗時  
 事前言天寶之盛陡然截住陡接末聯他人為此中間當  
 有幾許繁絮矣卧滄江病夔州驚歲晚感秋淡幾回青  
 瑣言立朝止幾度也此章用對結末兩章亦然唐會



要大明宮龍朔三年號曰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每  
 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如在檻內  
 蓬萊則山勢盡矣豐存禮云宮闕舊本作仙闕為是與  
 下文宮扇不犯重杜臆從之今按宮當作高蓋字近而訛  
 耳陸機洛記高闕十二間班婕妤賦登薄軀於宮闕兮  
 班固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  
 柱也陳澤州注漢武承露銅柱在建章宮西建章宮在長  
 安城外西北隅唐東內在京城東北不聞有承露盤事此  
 蓋言唐開寶宮闕之盛又以明皇好道故以蓬萊承露瑤  
 池紫氣連類言之不必實有金莖劇談錄含元殿國初  
 建造仰觀玉座如在霄漢陳注唐公上如金仙玉真之  
 類多為道士築觀京師西望瑤池蓋言道觀之盛唐會要  
 蓋言太清之尊與上宮闕一類或以瑤池王母喻貴妃之  
 冊為太真紫氣函關譏玄宗之降於承昌如此說是追數  
 先皇之失非迴憶前朝之盛矣張衡西愁詩側身西望  
 涕霑裳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  
 王母鴈於瑤池之上漢武內傳七月七日上齋居承華殿

忽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微來  
 也關尹內傳關今尹喜常登樓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  
 日應有聖人經過京邑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君乘青牛車  
 來過天寶元年田同秀見老君降於永昌街云有靈  
 寶符在函谷關尹喜宅傍上發使求得之瑤池本對函  
 關以聲律不諧故向中泰用變通之法陰鏗詩雲移蓮  
 勢出儀衛志唐制有雉尾障扇翟豹古今注雉尾扇起  
 於殷世高宗時有雉尾之祥服章多用翟羽緝雉羽以為  
 扇以障翳風塵朱注云唐會要開元中蕭嵩奏每月朔望  
 皇帝受朝於宣政殿宸儀肅穆升降俯仰衆人不合得而  
 見之請備羽扇上將出扇合坐定乃去扇唯宸儀不欲令  
 人見故必俟扇開日繞始得望見聖顏雲移狀障扇之  
 兩開龍鱗謂衣衣之龍章陳注史稱明皇儀範偉麗有  
 非常之表子虛賦照爛龍鱗世說諸葛靚曰今日復  
 覩聖顏鮑照詩沈吟芳歲晚范雲詩幾回明月夜飛夢  
 窮此鮑照詩沈吟芳歲晚范雲詩幾回明月夜飛夢  
 到江邊青瑣宮中門名注別見樓鑰曰點與玷同古  
 詩多用之束皙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左思二唐兄  
 弟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汚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  
 署復點銅龍門沈約奏彈王源點世家聲將被托屋于美



正承諸賢用字例也焦竑云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  
召對西來入詔蠻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  
矣沈約奏彈孔稚珪

文正臣稚珪歷奉朝班  
盧德水疑上四用宮殿字太多五六似早朝詩語今按  
賦長安景事自當以宮殿為首所謂不觀皇居壯安知  
天子尊也公以布衣召見感荷主知故追憶入朝覲君  
之事沒齒不忘若必全首俱說秋景則筆下有秋意中  
無興矣此章下六句俱用一虛字二實字於句尾如  
降王母滿函關開宮扇識聖顏驚歲晚點朝班句法相  
似未免犯上尾  
疊足之病矣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一作錦纜牙檣起白鷗

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六章思長安曲江歎

四敘致亂之由下四傷盛時難再瞿峽曲江地懸萬里

而風烟遙接同一蕭森矣長安之亂起自明皇故追敘昔  
年遊幸始末杜鵬城通御氣前則敦倫勤政苑入邊愁  
後則耽樂召憂見一人之身而理亂頓殊也因想邊愁未  
入之先江上離宮珠簾圍鵲江間畫舫錦纜驚鷗曲江歌  
舞之場迴首失之豈不可憐然秦中自古建都之地王氣  
猶存安知今日之亂不轉為他日之治乎萬里風  
烟即所謂塞上風雲接地陰也顧注宮殿密而黃鵠之  
舉若圍舟楫多而白鷗之遊忽起此皆實景舊云杜惟繡  
作黃鵠文者非陳澤州注曲江與樂遊園杏園慈恩寺  
等相近地本秦漢遺跡唐開元中疏鑿更為勝境故有末  
二句帝王州又起下漢武帝○方輿勝覽瞿塘峽在夔  
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乃三峽之門陸機辯亡論謹守峽  
江口劇談錄曲江池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花卉環周  
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劉餗小說園本古  
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名芙蓉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  
韋鼎詩萬里風烟興劉琨詩繁英落素秋注秋西方白  
色故曰素秋舊唐書南內曰興慶宮宮西南隅有花萼  
相輝勤政務本之樓開元二十六年六月遣范安及於長  
安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苑長安志開元二十年築夾  
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羅城複道經通化門以達南內  
興慶宮次經明春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



也張正見詩御氣響鈞天祿山反報至帝欲遷

幸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四顧悽愴所謂小苑入邊愁也

小苑指宜春苑一統志芙蓉苑即秦宜春苑地漢書蕭

望之傳署小苑東門侯庾信詩停車小苑外陳蘇子卿

詩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寬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

簾裴子野詩流雲飄繡柱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

黃鶴下建章太液池中帝作歌庾信詩錦纜迴砂磧

哀江南賦鐵軸牙橋古詩象牙作帆檣碑蒼穢尾鏡如牙

也何遜詩可憐雙白鷗朝夕水上遊王粲七哀詩南

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庾信詩正自古來歌舞地史

記劉敬傳輕騎一日一夜可至秦中謝朓詩江南佳麗

地金陵帝王州秦紀衛鞅說孝公曰秦據河山之固東向

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澤州陳延敬曰此承上章先宮殿而後池苑也下繼昆

明二章先內苑而及城外也上下四章皆前六句長安

後二句夔州此章在中間首句從陞唐引

端下六則專言長安事俱見章法變化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

作一

夜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七章思長安昆明池

織女二句記池景之壯麗承上眼中來波漂二句想池

景之蒼涼轉下關塞去於四句分截方見曲折生動舊

說將中四句作傷感其衰杜臆作追遡其盛此獨分出一

盛一衰何也曰織女鯨魚亘古不移而菰米蓮房逢秋零

落故以興已之漂流衰謝耳穿昆明以習水戰其跡起

於武帝此云旌旗在眼是借漢言唐若遠談漢事豈可云

土寺羊生

卷十七

三



餘丈旗幟如其上甚壯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垂幡旌葆麾蓋照灼湔溪家語旌旗纒紛徐陵詩密意眼中來曹毗志怪昆明池作二石人東西相望象牽牛織女晉夏歌晝夜理機絲虛夜月不能織絲也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劉孝威詩雷奔石鯨動水濶牽牛遙蔡邕漢律賦鱗甲育其萬物陳琳檄隨波漂流本草圖經菰即茭白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菱鬱後結實彫菰米也庾肩吾詩黑米生菰詩青花出稻苗趙次公曰沉雲黑言菰米之多一望黯黯如雲之黑也鮑照詩沉雲日夕昏蔡邕月令章句陰者密雲也沉者雲之重也沉雲意本此王褒詩塞近邊雲黑陶潛詩昔為三春菜今作秋蓮房庾肩吾詩秋樹翻紅葉寒池墜黑蓮徐孝伯詩詎識鉛粉紅邵注蓮初結子花蒂褪落故墜粉紅庾肩吾詩葦道同關塞孔叢子世人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南中八志鳥道四百里以其險絕獸猶無蹊特上有飛鳥之道耳列子身在江湖之中隋望江南曲遊子不歸生滿地傅玄詩渭濱漁釣翁乃

楊慎曰隋任希古昆明池應制詩回眺牽牛消激賞鏤鯨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烟野草之悲見於言外矣西京雜記太液池中有彫菰紫籜綠節鳧雛雁子啜喋其間三輔黃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為巴人權歌便見人物遊戲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兵戈亂離之狀俱見矣杜詩之妙在能翻古語千家注無有引此者因悟杜詩之妙如此解此詩所以佳昔人敘昆明之盛者莫如孟堅平子一則曰集乎豫章之館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若雲漢之無涯一則曰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此楊用修所誇盛世之文也余謂班張以漢人敘漢事摩挲陳名勝故有雲漢日月之言杜公以唐人敘漢事摩挲陳迹故有夜月秋風之句何謂彼頌繁華而此傷喪亂乎菰米蓮房此補班張所未及沈雲墜粉描畫素秋景物居然金碧粉本池水本黑故賦言黑水玄吐菰米沉沉象池水之玄黑乃極言其繁殖也用修言兵火殘破菰米漂流不收不已倍乎又云此緊承秦中自古帝王



州而申言之。故時則曰漢時帝則曰武帝。織女石鯨蓮房菰米金隄靈沼之遺迹與戈船樓櫓並在眼中。因自傷其僻遠而不得見也。於上章末句刻指其來脉。則此中敘致禱疊環鎖了。然分明矣。按王嗣奭云。織女鯨魚鋪張偉麗。壯千載之觀。菰米蓮房。物產豐饒。溥萬民之利。此本追遡盛事也。范季隨陵陽室中語曰。少陵七律詩。卒章有時而對。然語意皆收結之詞。今人學之。於詩尾作一景聯。一篇之意無所歸宿。非詩法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

一本首句在漢波之下

紫閣峰陰入漢波香稻

草堂

本作紅豆一作紅飯啄殘

一作餘

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

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

音層一作遊

千氣象

白頭今

張氏作今舊作吟

望苦低垂

八章思長安勝境。迥舊遊而嘆衰老也。

香稻二句。記秋時之景。連屬上文。佳人二句。憶尋春之興。引起下意。仍在

至則見紫閣峯陰入於漢波所謂半波以南純漫山者是也。唐解趙注以香稻一聯為倒裝法。詩意本謂香稻則鸚鵡啄餘之粒。碧梧乃鳳凰棲老之枝。蓋舉鸚鵡鳳凰以形容二物之美。非實事也。若云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則實有鳳凰鸚鵡矣。陳澤州注。香稻碧梧屬昆吾御宿。拾翠同舟屬漢波。公城西泛舟詩。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所謂佳人拾翠春相問也。又與岑參兒弟遊漢波行。船舷頭。夏雲際。寺水西。月出藍田關。所謂仙侶同舟晚更移也。春相問。彼此問遺也。晚更移。移棹志歸也。張綆注。氣象指山水之氣象。于者。言綵筆所作。氣凌山水也。即指漢波行及城西泛舟等篇言。朱注。此句當與題鄭監湖亭賦詩分氣象參看。引氣衝星象表。詞感帝王尊。解作賦詩于主。非也。張遠注。此詩末聯與上章未聯。皆屬對結體。昔曾對今望。意本明白。舊作吟望。乃字訛耳。陳注又云。此望字與望京華相應。既望而又低垂。并不能望矣。筆于氣象。昔何其壯。頭白低垂。今何其憊。詩至此。聲淚俱盡。故遂終焉。杜臆。此章所思不專在漢波。考名勝志。御宿昆吾。傍南山而西。皆武帝所開。上林苑方三百里。其故基跨今藍田鄠藍田咸寧長安五縣之境。而漢波在鄠。昆吾御宿皆在上林苑中。日逶迤。則延袤廣



矣羽獵賦序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金注御宿以武帝宿此得名長安志昆吾亭在藍田縣境  
御宿川在萬年縣西南四十里四皓歌漢漢高山溪谷  
透迤透迤回遠貌通志紫閣峯在圭峰東旭日射之爛  
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然張禮遊城南記圭峰紫閣在  
終南山寺之西一統志紫閣峰在鄠縣東南三十里陳  
注公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漢陂詩有飯抄雲于白句說者  
謂雲子碎雲母以擬飯之白南都賦香稻鮮魚沈  
括筆談及洪興祖楚辭補注並作紅豆啄餘鸚鵡粒當以  
草堂本為正雲溪友議李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徐彥伯詩巢君碧梧樹山  
海經黃山有鳥其狀如鴉人舌能言名曰鸚鵡鄭玄詩  
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說苑黃帝即位鳳集東園棲帝  
梧樹終身不去楚辭唯佳人之獨懷曹植洛神賦或  
採明珠或拾翠羽費昶詩芳郊拾翠人迴袖捲芳春夢  
頤注相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意前漢婁敬傳數問遺  
後漢書李膺與郭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  
南史江淹嘗宿冶亭夢郭璞謂曰吾有綵筆在卿處多年  
可以見還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嗣後有詩絕無美

句時人謂之才盡

江淹麗色賦非氣象之可譬

司馬相如美人賦補帳低垂

漢古詩令我曰頭英渭潛齋曰詩有六義興居其一凡陰陽寒暑草木鳥  
獸山川風景得於適然之感而為詩者皆興也風雅多  
起興而楚騷多賦比漢魏至唐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  
淡詣詩人闢奧興之入律者宗焉張繼曰秋興八首  
皆雄渾豐麗沉着痛快其有感於長安者但極摹其盛  
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則凡懷鄉戀闕之情慨往  
傷今之意與夫外夷華小人病國風俗之非舊盛衰  
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者固已出乎意言之表矣卓  
哉一家之言復然百世之上此杜子所以為詩人之宗  
仰也陳繼儒曰雲霞滿空回翔萬狀天風吹海怒濤  
飛湧可喻老杜秋興諸篇郝敬曰秋興八首富麗之  
詞沉渾之氣力扛九鼎勇奪三軍真大方家如椽之筆  
王元美謂其藻繡太過肌膚太肥造語牽率而情不接  
結響奏合而意未調如此諸篇往往有之由其材大而  
氣厚格高而聲弘如萬石之鐘不能為喁喁細響河流  
萬里那得不千里一曲子美之於詩兼綜條貫非單絲  
獨竹一戛一擊可以論宮商者也又曰八首聲韻雄  
暢詞采高華氣象冠冕是真足虎視詞壇獨步一世



澤州陳冢宰廷敬曰秋興八首命意鍊句之妙自不必言即以章法論分之如駭雞之屏四面皆見合之如常山之陣首尾互應前人皆云李如史記杜如漢書予獨謂不然杜合子長孟堅為一手者也

詠懷古跡五首

鶴注此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杜臆五首各一古跡首章前六句先發

已懷亦五章之總冒其古跡則庾信宅也宅在荊州公未到荆而將有江陵之行流寓等於庾信故詠懷而先及之然五詩皆借古跡以見己懷非專詠古跡也  
又云懷庾信宋玉以斯文為己任也懷先主武侯嘆君臣際會之難逢也中間昭君一章蓋入宮見妬與入朝見妬者千古有同感焉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

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

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首章咏懷以庾信自方也上四漂泊景况下四漂

泊感懷公避祿山之亂故自東北而西南淹日月久留  
梁公思故國猶信哀江南未應請客哀時後四章皆依年代為先後首章拈庾信從自敘帶言之耳或四信曾居江陵宋玉故宅遂通首指信按子山自梁使周被留不返三峽五溪踪跡未到不當傳會○莊子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全其天年注支離形體不全之貌此詩作流離之意蜀志許靖傳漂泊風波絕糧茹草顧注東北天險東北畢地關鶴曰峽程記三峽謂明月峽巫山峽廣澤峽其有瞿唐灩澦燕子屏風之類皆不在三峽之數此云三峽蓋指巫山為第三峽非兼明月廣澤而言下章蜀主幸三峽亦同此義杜臆樓臺指西閣言蕭懿詩樓臺自相隱後漢南蠻傳武陵五溪蠻皆槃瓠之後槃瓠大也得高辛氏少女生六男六女織績衣皮好五色衣服敘州圖經五溪諸蠻遙接益州西郡故先主伐吳使馬良招五溪諸蠻授以官爵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橘溪酉溪沅溪辰溪也在今湖廣辰州界左傳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蔡琰詩雲山萬里兮歸路遐史記注江湖間謂小兒多作狡獪為無賴庚信傳信在周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其辭曰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亂離至於沒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



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又云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  
寒風蕭瑟提挈老幼關河累年又傷心賦對玉關而羈旅  
坐長河而暮年末二句即用其賦語庾信初在江  
南江關正其地也後漢書岑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

搖落淡知宋玉一作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

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此懷宋玉宅也亦

可復作而文采終能傳世望而灑淚恨不同時也二句

乃流對杜臆王之故宅已亡而文傳後世其所賦陽臺

之事本託夢思以諷君至今楚宮久沒而舟人過此尚有

行雲行雨之疑總因文藻所留足以感動後人耳風流儒

雅真足為師矣一說宋宅雖亡其文藻猶存若楚宮泯

滅指點一無可憑矣然則富貴而名湮沒者烏足與詞人

爭千古哉此作言外感慨之詞亦見姿致黃生日前半

懷宋玉所以悼屈原悼屈原者所以自悼也是之謂詠懷古跡

所以揚宋玉揚宋玉者亦所以自揚也是之謂詠懷古跡

也此詩起二句失粘○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

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風信枯樹賦殷仲文風流儒雅

海內知名邵注風流言其標格儒雅言其文學宋玉以

屈原為師杜公又以宋玉為師故曰亦吾師莊子吾師乎

謝朓詩寒烟悵望心曹植詩灑淚滿襟抱李陵書

悲風蕭條蕭條歎人亡也太白懷張子房詩歎息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漢武帝讀相如

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陶潛詩江山豈不

險楚辭爾何懷乎故宅趙曰歸州荆州皆有宋玉宅此

言歸州宅也曹植論鮑思乎文藻之場圃宋玉高唐

賦昔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

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且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

臺之下謝朓詩歸夢相思夕豈夢思言本無此夢俱

杜詩羊注

卷十七

三

宋玉鈞賦歷載數百到今不廢  
按漢書注宋玉作賦蓋假設其事諷諫淫惑也張綆云  
賦稱先王夢神女蓋以懷王之亡國警襄王也朱注云

泯滅忽聽晨雞曙非復楚宮歌  
鍾會檄文生民之命幾於

拔王所遊之地陽雲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  
張正見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豈夢思明其為子虛亡是之說。顧宸曰：宋玉迷懷王  
 夢神女，作高唐賦，又自述已夢作神女賦。本託諷諫襄  
 王耳。國風以關雎為思賢，離騷比湘妃於君王。玉之兩  
 賦正合此旨。李義山詩云：襄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  
 一片雲。是也。後人皆云：襄王夢神女，非矣。文選刻本沿  
 訛已久。王、玉二字互混到底。今只改正數字。文義自明。  
 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  
 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云云。王曰：狀如  
 何也？玉曰：茂矣美矣。云云。王曰：若此甚矣，試為寡人賦  
 之。今按：必如修遠說於王曰：盛矣。句方有着落。其賦中  
 王覽其狀，亦當改作玉覽其狀。又尾末所云：顛倒失  
 據，惆悵垂涕者，亦屬自述語，不似代王賦夢之詞。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負薪行。作昭君村，尚有  
 邨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  
 風面，環珮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  
 恨曲中論。  
 一作：恨曲中論。平聲。此懷昭君村也。上四記敘遺事，  
 下乃傷弔之詞。生長名邦而歿身塞外。

此足該舉明妃始末五六。永上作轉語，言生前未經識面，  
 則歿後魂歸亦徒然耳。唯有琵琶寫意，千載留恨而已。  
 朱瀚曰：起處見鍾靈毓秀而出佳人，有幾許珍惜結處言  
 託身絕域而作胡語，含許多悲憤。曲中訴論正指昭君怨  
 詩不作後人詞曲。黃生曰：怨恨者怨己之遠嫁，恨漢之  
 無恩也。陶開虞曰：此詩風流摇曳，杜詩之極有韻致者。  
 ○鮑照舞鶴賦：雪滿群山。世說：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漢書注：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漢書：王嬙字昭君，  
 石崇明君詞序：明君本昭君，觸晉文帝諱，改焉。一統志：昭  
 君村在荊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薛道衡詩：一去無消  
 息。別賦：明君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望君  
 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李善注：紫臺即紫宮也。邵注：漢  
 宮名。朱瀚曰：此詩連字即無極意。青塚句即蕪絕意。謝  
 惠連雪賦：朔漠飛沙。爾雅：朔北方也。說文：漢北方流沙也。  
 香溪一統志：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里。琴操：昭君有  
 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九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  
 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  
 自殺。淮南子曰：至虞淵，是謂黃昏。莊子：宋元君將畫  
 圖。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



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遂不得  
 見後匈奴來朝求美入為闕氏上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  
 為後宮第一帝悔之窮按其事畫工韓延壽棄市江總和東  
 省乃省約之省言但於畫圖中畧識其面也  
 宮故妃詩猶憶窺牕處還如解佩時若令歸就月照見不  
 須疑瀾曰環珮句乃總括其語史記南子環珮玉聲  
 然漢章帝詔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庾信昭君詞胡  
 風入骨冷夜月照心明方調琴上曲變入胡笳聲瀾曰琵琶  
 前日琵琶引却曰琵琶石崇明君詞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  
 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  
 曲多哀怨之聲琴操昭君在外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  
 之歌後人名為昭君怨昭君怨詩云秋木淒淒其葉萎  
 黃有鳥處山集於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  
 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沉不得頓頽雖得委  
 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  
 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  
 傷史記始皇紀貴賤分明前漢郊祀志天下怨恨  
 是曲中帝

韓子蒼昭君圖敘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  
 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嬀妃之生一子棊  
 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氏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  
 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傾影  
 斐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外夷然范不  
 言呼韓邪願婿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  
 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  
 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  
 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  
 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襃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  
 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  
 欲賜單于美人嬀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  
 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證自信史尚不同况傳記  
 乎要之琴操最抵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  
 君村人生女必灼艾灸  
 其面慮以色選故也  
 張綰曰代宗嘗以僕固懷恩之女號崇徽公主下嫁回  
 紇歐陽公詠其手痕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光悲笳出  
 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自古為  
 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巖花野草自



春秋朱文公謂玉顏肉食一聯以詩言之第一等詩。以  
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文公蓋亦感傷時事。故有契於  
歐公之作耳。錢塘瞿佑詩話。詩人咏昭君者多矣。大  
篇短章。率敘其離別怨恨而已。唯白樂天云。漢使却歸  
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若問妾顏色。莫道不  
如宮裏時。此不言怨恨。而倦倦舊主之思。過人遠甚。

蜀漢當作主窺顧少治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戀  
像空一作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

伏臘走邨翁武侯祠屋長一作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先主廟也。上四記永安遺迹。下四敘廟中景事。幸峽崩  
年。邨廟祀之。由君臣同祭。見餘澤未泯。盧注曰。幸曰崩。  
日翠華曰玉殿。尊昭烈為正統。若春秋之筆。首稱蜀主。因  
舊號耳。後篇又稱漢祚。其帝蜀可見矣。今按若論書法。  
當云漢主征吳幸三峽。尤見正大。顧注巢水鶴。見廟之  
久。走村翁。見祭之勤。又曰。出師表。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言  
平日抱一體之誠。千秋享一體之報。朱瀚曰。先主崩於  
白帝城。其立廟宜也。武侯祠自在沔陽。而此處亦為立祠。

實以君臣一體之故。陪享正合典禮。見後主不允臣民之  
請。為闕失矣。○水經注石門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  
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先主為陸遜所敗走逕此門  
追者甚急乃燒鎧斷道孫桓為遜前驅斬上夔道截其要  
逕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桓尚  
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於此遂發憤而薨華陽國志先主戰  
敗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為永安明年正月召丞  
相亮於成都四月殂於永安宮寰宇記先主改魚復為  
永安仍於州之西七里別置永安宮梁簡文帝蜀道篇建  
平督郵道魚復永安宮楚辭思故舊以想像兮  
殿今為觀龍寺廟在宮東謝莊送神歌璇庭寂寂玉殿虛  
河賦上林賦乘虛無與神俱西京雜記高松植嶽應瑒靈  
其未千歲者終不能集於樹上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注  
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楊惲報孫  
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內宮  
外殿君廟臣祠有次第王褒四子講德論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



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

福移漢祚終難復一作難志決身殲軍務勞此懷武侯也

大名之不朽下四惜其大功之不成三分各據見時勢

難為萬古雲霄見才品傑出俞浙曰孔明人品足上方

伊呂使得盡其指揮以底定吳魏則蕭曹何足比論乎無

如漢祚將移志雖決於恢復而身則殲於軍務此天也而

非人也五六承萬古雲霄七八承三分割據澤州陳冢

宰注武侯在軍嘗綸巾羽扇遺像清高其氣象猶可想見

按俞氏云一羽毛如鸞鳳高翔獨步雲霄無與為匹也

焦竑則云昔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乃其所

輕為正如雲霄間一羽毛耳此說非是當年漢軍雜耕

渭濱魏人畏蜀如虎孔明一死而漢事遂不可為此真天

運之無可如何者志決身殲即出師表所謂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者軍務勞即蜀志所云巨細咸決及南征北伐之

類紆屈也一獨也殲盡也一統志武侯廟在夔州府

治八陣臺下史記越世家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

居莊子外不觀乎宇宙文子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

今謂之宙漢書贊蕭何曹參位冠群后聲為一代之宗

臣注言為後世之所尊仰蜀志武侯傳注張儼曰一國之

宗臣伯主之賢佐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徘徊路寢見

先生之遺像高士傳鄭樸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諸

葛亮出師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陸機辯亡論割據

山川跨制荆吳是言偏霸一方又班固漢高帝贊割據河

山保此懷民亦可言興王事業矣老子善計不用籌策

史記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陸倕詩萬古信為傳晉

書陶侃傳志凌雲霄神機獨斷蔣氏曰雲霄羽毛正與

清高相應梁簡文帝與劉孝儀全威鳳一毛廣絕交論

競羽毛之輕魏文帝典論傳教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

彭萊獄中與諸葛亮書足下乃當世伊呂陳平傳誠

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即定矣丙吉傳贊高祖開

基蕭曹為寇張輔葛樂優劣論孔明包文武之德

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

為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為失實公以伊呂相提而論

士寺羊生

卷十七

三

曲我生之後漢祚衰

金柳居中題五丈原武侯廟詩籌筆無功事可哀長星

飛墮蜀山摧三分豈是平生志十倍寧論蓋世才壞壁



丹青仍白羽。斷碑文字只蒼苔。夜淡老木風聲惡。猶想  
褒斜萬馬來。按三分萬古以虛對實。却氏將十倍對三  
分。全用實事。乃倣  
公意而參酌者。

劉克莊曰。卧龍沒已千載。而有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  
佐許之。此詩儕之。伊呂伯仲間。而以蕭曹為不足道。此  
論皆自子美發之。考亭南軒。近代大儒。不能廢也。張  
縉曰。見伊呂而失蕭曹。稱之無乃過乎。曰。此少陵有見  
之言也。蕭曹佐漢。開基不能致主。王道建萬世之長策。  
使帝王以來之制度。蕩然而不復見。至今有遺憾焉。孔  
明高卧隆中。三顧而起。固耕莘釣渭之遺風也。文中子  
稱其無死禮樂。其有與乎。然則指揮若定。誠非蕭曹所  
能班矣。夫豈過哉。黃生曰。此詩先表其才之挺出。後  
惜其志之不成。武侯平生出處。直以五十六字論定。前  
後諸人。區區以成敗  
持評者。皆可廢矣。

盧世澹曰。杜詩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此乃七言律  
命脉根柢。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為廟算運籌。  
為古人寫照。一腔血。惘惘萬遍水磨。不唯不可輕議。抑且  
不可輕讀。養氣滌腸。方能領畧。人知有秋。與八首不知  
尚。有此十首。則杜詩之所以為杜詩。行  
之不著習矣。不察者。其埋沒亦不少矣。

寄韓諫議注

鶴注。依梁氏編在大曆元年之秋。姑仍  
之。杜臆詩言岳陽洞庭瀟湘南極韓

蓋楚人岳  
陽其家也。

今我不樂

音洛

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

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

一作

飛霜首敘懷思韓君之意。楚辭以美人比君子。此指韓  
青楓赤葉。時屬深秋矣。○詩。今我不樂。師氏曰。地理志  
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  
勝。人。今。鮑照詩。娟娟似蛾眉。莊子。秋水時至。左思  
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此濯足用滄浪歌。揚雄傳  
步西岳。以望八荒。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謝靈  
運詩。曉霜楓葉丹。鮑。王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騏驎。翳鳳  
照詩。北風驅雁天雨霜。



鳳芙蓉旌旗

一作旄

煙霧落

一作樂

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

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

唐汝詢曰此借仙官以喻朝

貴也

公麟鳳旌旗言騎從儀衛之盛影動瀟湘謂聲勢傾動乎南楚星君比近侍之霑恩者羽人比遠臣之去國者○靈

樞奎景內經下離塵境上界玉京元君注玉京者無為之天也東西南北各有八天凡三十二天蓋三十二帝之都

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江淹詩群帝共上下趙注群帝如五方之帝三十二天之帝雖皆稱帝而於大帝為卑猶

諸王三公之於天子也晉天文志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人君之象號今之主集仙錄群仙畢集位高者乘鸞次

乘麒麟次乘龍鸞鶴每翅各大丈餘杜臆鸞語助詞舊解翳為蔽引甘泉賦登鳳凰兮翳芝恐非北齊蕭愨詩

芙蓉露下落此處落字所本謂旌旗如落於烟霧之中若作烟霧樂謂樂音微細如奏於烟霧中也列子黃帝張

樂於洞庭之野相如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星注引凌陽子明經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

景皆倒在下漢郊祀志登遐倒景注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楚辭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真詰羽童捧瓊漿

也羽人稀少韓已去位此句起下似聞昨者夜一作赤松

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

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楓

良方韓是嘗平定西京者帷幄未改言老謀仍在成敗豈敢言不忘憂國色難腥腐蓋厭濁世而思潔身矣○張良

傳願去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漢書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陸機高

祖功臣傳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高祖紀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功出師表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前漢鄧通傳太子蹠癰而色難之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今啖濁臭惡非常房

色難之鮑照升天行何時與爾曹啄腐共吞腥注啄腐吞腥謂酒肉之人爾雅注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

香今之楓香是也山海經注宋山楓木即今楓香樹南史任昉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張遠注楓香道家以之和藥故

云餐鶴林玉露引佛書凡諸所鯁風與香等朱注引范成大詩懸知佛骨有青冥風香久已滌羶腥其說皆迂曲鄭

上寺羊生



侯升曰杜詩又有獨歎風香林

周南留滯古

一作所莫

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

於處得置之貢

玉堂

末想其老成宿望再出而濟世匡君也杜臆南極

即老人星見矣蓋意在治平也此章前三段各六句末

段四句收○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晉書老人一星在

孤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且見於丙秋分之夕沒於丁

見則治平主壽昌焉得置之上下四字畧讀前漢翼奉

傳久污玉堂之署顏師古曰王

殿在未央宮揚雄傳上玉堂

朱鶴齡曰韓諫議不可考其人似李鄴侯必肅宗收

京時嘗與密謀後屏居衡湘修神仙羽化之道公思之

而作似聞以下美其功在帷幄儻然遠引周南以下惜

其留滯秋水而不得大用也盧元昌曰韓官居諫議

必直言忤時退老衡岳公傷諫臣不用勸其出而致君

不欲終老於江湖徒託神仙以自全也首尾美人中間

羽人及赤松子韓張良南極老人總一諫議影子吳

江潘耒曰少陵平生交友無一不見於詩即張曲江王

思禮未曾款洽者亦形諸歌詠若李鄴侯則從無一字

交涉蓋杜於五月拜官李即於十月乞歸未嘗相往還

也此詩題云寄韓諫議則所云美人當即指韓錢箋移

之鄴侯有何確據杜既推李如此他詩何不一齒及而

獨寓意於寄韓一篇且何所忌諱而庾辭隱語并題中

官而與杜善安知非尾從收京曾參密議者耶錢氏歸

其說於程孟陽亦自知其不的也黃生日錢氏謂此

詩欲韓諫議負李泌於玉堂其說近鑿韓時在岳陽其

官之有無不可知何得以薦賢望之觀泌語肅宗云殺

匡者乃五不可則其君臣之間正非諫議小臣所能與

杜詩詳註

卷十七

三



語所或也予初疑公以子房比韓或張之先與韓同出  
因檢史記索隱注云王符皇甫謐皆言子房本韓之公  
族因秦索之急故變姓名蓋知本句不曰漢代張子  
房而曰漢代韓張良公之所指本明白人自不解耳

解悶十二首鶴注詩云一辭故國十經秋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杜臆公當悶時隨意所

至吟為短章以自消遣耳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

女趙定作女一作友得錢留白魚前二首即事興感此從夔州風景散起上二句山水對言山

禽引子山間之景溪女留魚江邊之事杜臆草閣公所居山禽句見與物俱適溪女句見人我兩忘○庾信詩客

園星散居公雲安詩負鹽出井此溪女又負薪行勇當門戶女出入則溪女賣魚可知

商胡離別下去聲揚州憶上上聲西陵故驛樓為去聲問淮

南米貴賤老夫乘興去聲欲東遊一作流○此欲去夔而遊吳也朱注時有胡商下

揚州來別因道其事西陵驛樓公少遊吳越時所登○商陽伽藍記商胡販客日奔塞下隋煬帝詩言旋舊鎮下

揚州錢箋水經注浙江又北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

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會稽志西陵城在蕭山縣西十

二里謝惠連有西陵阻風獻康樂詩吳越改曰西陵東坡

詩為傳鐘鼓到西典是也又白樂天答元微之泊西陵驛見寄詩烟波盡處一點白應是西陵古驛臺則西陵舊有

驛耳晉書王述年三十未知名人謂之痴導以門第辟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越絕書秦皇帝東

遊之會稽會稽志晉宋人指會稽剡中皆曰東如謝安傳海道還

真是一辭故國十經秋一作見故丘一作今日南一作湖

朱薇蕨何人為一作州巴下五章皆感懷詩人此則懷鄭審也故丘

有瓜洲即鄭蓋傷其參差居南湖無復有訪免者矣環鈞搭亦兩秋字兩瓜字連

監審○水家時一為之耳原注鄭秘名霸城門又名青門門外

上詩羊主



善出佳瓜瓜 西京雜記杜子夏墓文何

致丘然瓜 蘇州詠懷詩云南湖

下原過瓜 許渾集有和

淮南相公重遊瓜 朱注瓜州

州村故有朱語瓜 必在瓜

中鄭審嘗任瓜 袁州則生趣索然矣

沈范早知何亦瓜 獨當省署開文苑兼

泛滄浪學釣翁瓜 薛無同調故為惜之當省署音為部

即即薛璩詩也瓜 杜臆此處稱薛孟之詩知公別崔溟云

荆州遇薛孟為報欲論詩非漫語也瓜 原注水部郎中薛

據○梁書何遜傳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

好一瓜 咏雲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

卿詩瓜 日二復猶不能已鍾嶸詩品曹劉殆文章之聖

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瓜 韓文公薛公

達墓誌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瓜 文要無疑一本第二一飯未

曾瓜 音 閩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此懷孟雲卿也蘇李吾

此稱其作詩便知雲卿詩格獨能力追西漢瓜 原注校書

言自高未有作用如十九瓜 言始於蘇李二子天與其性發

首則詞義炳婉而成章矣瓜 洪咨齋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

觀江漢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

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

結網繆盈字係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

之益知東坡之言為可信矣瓜 蔡寬夫曰五言起於蘇

李今所見唯文選中七篇耳世或疑武詩俯觀江漢流

仰視浮雲翔以為不當有江漢之言遂疑其偽此但註

者淺陋直指為使匈奴時作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

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瓜 馮惟訥曰古詩云盈盈一水

間又高帝諱邦而韋孟詩云實絕我邦古人臨文或不

士寺羊主

卷十七



復

扶也

又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

語漫釣槎

當作

頭縮頸

一作

編

此樣孟浩然也

上二憶

新句無聞而徒然把釣則者舊為之一空矣。槎頭縮頸。又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鰓。此獨記名以別於雲卿也。○傅咸詩人之好我贈我清詩。文心雕龍五言流調清麗為宗。漢陸賈作新語。趙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云峴山下漢水中出鰓魚味極肥而美。襄陽人採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鰓。楊慎曰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訛。邪所也。國語山不槎藥是也。今多混用。莫知其非。畧證數條於此。王子年拾遺記堯時巨查浮西海上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一日挂星查道藏歌詩扶桑不為查。水經注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唐王勃詩灑路擁崩查。又送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駱賓王有浮查詩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杜工部詩查上覓張騫。又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釣槎頭縮項鰓。七言律奉使處

除也

帝妃皆亡而荔枝猶獻得無先帝神靈尚懷於

白露中乎蓋微諷之也

據李綽歲時記櫻桃薦寢取之

內園不由蜀貢此特言其夏薦櫻桃而荔枝繼獻耳杜

修可曰唐史遺事乾元初明皇幸蜀而回嶺南進荔枝上

感念楊妃不覺悲慟○前病橘詩憶昔蓬萊殿奔騰獻荔

枝正言楊妃事也錢箋通鑑貴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

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唐國史補貴妃生於蜀好

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故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

熟經宿輒敗藥史外傳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生日於長

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十五載六月貴

妃縊於馬嵬纒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使力上祭之按諸

書皆云南海進荔枝蔡君謨荔枝譜曰貴妃涪州荔枝歲

命驛致東坡亦云天寶歲貢取之涪蓋當時南海與涪州

並進也世說南州謂之炎方朱注獻自南海故曰炎方

詩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合桃先薦寢廟謝朓

詩玉座猶寂寞詩白露為霜又零露漙兮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平聲一作京

無已見無顏色紅顚酸甜只自知此譏遠貢之失真也

瀘戎之間親摘荔枝若



京中所見應無此色味食者當自知耳。○盧注公去秋宴戎州楊使君樓有輕紅劈荔枝句憶過指此。或云荔枝原名離枝言其離枝則色味香氣俱變也。杜臆涪州有荔枝園相傳謂克貢於貴妃者涪去京師尤遠今讀公詩知出瀘戎者是傳稱置驛傳送數千里色味未變此蓋駁其無是理也。方輿紀勝妃子園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當時以馬遞馳載七日七夜至京人馬斃於路者甚衆。方輿勝覽蜀中荔枝瀘敘之品為上涪州次之合州又次之。宋注敘州即戎州。荔枝譜廣州及梓夔間所生者太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

翠瓜碧李沉玉甃

音

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

此物娟娟長遠生

此譏異味之惑人也。杜臆宮中食荔之水晶絳雪然瓜李沉之井中梨萄採之露下亦何減於荔只緣諸果枝蔓尋常初不以爲異獨荔枝生自遠方慕其色味而珍重之耳。○魏文帝書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江適井賦構玉甃之百節。南史扶桑國有赤梨經年不壞。娟娟

隨八月糕古體近體不應用字互異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俗目未擊幸存舊文耳

陶冶性靈存

一作

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

事頗學

一作

陰何苦用心

此自敘詩學。詩篇可養性靈故既改復吟且取法諸家則句

求盡善而日費推敲矣。韓子蒼曰東坡嘗語參僚曰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此老用心最苦後人不復見其剗剗但稱其渾厚耳。杜臆公嘗稱李白詩似陰鏗後人妄云公有不滿太白之意試讀此詩豈其然乎。○鍾嶸詩評阮嗣宗咏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又顏之推家訓陶冶性情從容諷諭入其滋味亦樂事也。二謝謂謝靈運謝朓陰何謂陰鏗何遜世說王家見二謝則傾筐倒庋此借用之。將能事將近其能事易天下之能事畢矣

不見高人王右丞

藍田丘壑蔓

一作

寒藤最傳秀句寰區

滿未絕風流相

去聲

國能

此懷王維也。右丞雖歿而佳句猶傳况有相國詩名則風流真可不墜矣。縉黨附元載人不足取特以一家詩學可稱故連類及之或以縉能表章維集故云風流未絕詩中似無



此意原注右丞弟今相國縉○抱卜知名之高人治  
 聞之碩儒舊唐書王維傳乾元中轉尚書右丞晚年得  
 宋之問藍田別墅墅在輞口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裴  
 迪浮舟往來嘯咏終日所賦詩號輞川集晉書謝安傳  
 放情丘壑庚信詩寒藤抱樹疎鍾嶸詩品奇章秀句  
 往往警邁王洙曰代宗時縉為宰相帝求維文縉集上  
 之金壺記王維與弟縉名剋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  
 顥論筆則王縉李邕祖詠張說不得與焉盧氏雜記王  
 縉好與人作碑銘有送潤毫者誤  
 叩其兄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李東陽曰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  
 詩豐縹而不華靡孟却專心古澹而悠遠深厚自無寒  
 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為尤勝儲光義有孟之古  
 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縹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  
 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  
 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先帝貴妃今一作寂寞荔枝還復扶又入長安炎方每續  
 朱櫻獻玉座應平聲悲白露團杜臆已下四章皆為明皇徽  
 聲荔枝而發此歎舊貢之未

側生野岸及江蒲一作不熟丹宮滿玉壺雲一作壑布衣

鮐背死勞人一作害一作馬翠睂須一作疎此結出當

生於遠僻不植宮中而偏滿玉壺以其所好在此不憚多  
 方致之也豈知抱道布衣老丘壑而不徵獨於一荔乃勞  
 人害馬以給翠睂之須噫遠德而好色此所以成天寶之  
 亂歟賈捐之疏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此詩後二句本  
 之○蜀都賦旁擬龍目側生荔枝楊慎丹鉛錄詩用側生  
 字蓋為庾文隱語以避時忌即春秋定哀多微詞之意  
趙曰自戎熒而下以敵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用以押韻  
 師作江蒲非是朱注或曰劉熙釋名草團屋曰蒲又謂之  
 菴此詩江蒲似用此義言荔枝生於野岸江菴之側耳  
 顏延之詩皓月鑿丹宮漢辛延年詩繩絲提玉壺北  
 山移文欺我雲壑詩黃髮鮐背注老人背有鮐文荆  
 公作勞人害馬今按勞人草草見詩經善馬之徒見莊子  
 於文義明白吳氏作勞人害馬山谷謂善本是勞人重馬  
 趙注武后嘗改人為生當時因而誤寫耳今按重字作  
 去聲讀是引重致遠之意重字作平聲讀乃驛馬重通之  
 意吳論驛使奔騰另副一馬以防倒斃故云重馬盧注



重馬出前漢劉屈釐傳師古注重謂懷孕者今按急遞之馬未必用孕馬此注未確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

王嗣爽曰公因解悶而及荔枝不過一首足矣一首之中其正言止荔枝還復入長安一句正言不足又微言以諷之微言不足又漢言以刺之蓋傷明皇以貴妃召禍則子孫於其所釀禍者宜掃而更之以亟蘇民困公於病橘亦嘗及之此復媿媿不厭其煩可以見其憂國之苦心矣錢謙益曰以上三章隱括張曲江荔枝賦而作曲江謂南海荔枝百果無一可比特生於遠方京華莫知固未之信魏文帝引葡萄龍眼相比是時南北不通傳聞之大謬爾故其賦云物以不知為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士無淡知與彼何異此詩瀘戎章言物以不知而輕也翠瓜章言味以無比而疑也側生章言遠不可驗終然永屈士無以異也雲壑布衣老死給背曾不如荔枝遠生猶得奔騰傳置供翠眉之一笑士之無驗永屈殆有甚焉淡可嘆也古人雖漫興小詩託物比喻必

洞房

鶴注明皇以廣德二年三月葬泰陵詩云園陵白露中又曰仙遊終一闕女樂久無香則去葬

年遠矣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得之杜臆八章皆追憶長安往事語兼諷刺以警當時君臣圖善後之策也每首先成詩而撮首二字為篇名乃三百篇遺法趙曰此下八篇蓋一時所作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一作滿舊

宮繫音計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首章從秋夜感興有故國舊君之思上四長安秋夜之景所感在妃子下四夔州秋夜之景所感在明皇秦地二句舊注云月雖新而宮則舊有物是人非之感滿指池水不指月色蓋章內秋風秋月秋水秋露皆各舉時景言耳趙訪注今夜應新任時應舊往時清漏公為拾遺時宿省所聞者時上皇初還京也故下接以園陵句○長門賦徂清野於洞房史記南子環珮玉聲璆然記行則有環珮之聲曹植詩歡坐玉殿漢武辭秋風起兮白雲飛楊妃過溫泉行云玉殿空掩屏秋風動琪樹昔日繁華事盡逐流水去國策張儀曰秦地半天下鮑



泉詩新扇如新月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有龍

池湧出日以浸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唐太宗詩丹陵

幸舊宮薛道衡詩今夜寒車出鮑照詩嘯歌清漏畢

晉灼曰黃山宮名在槐里錢箋漢武茂陵在黃山宮北

蓋借茂陵以喻查宗奉陵前漢叔孫

通傳先帝園陵寢廟詩白露為霜

天寶之亂禍由妃子故八章以此為首黃生更定次序

以歷歷開元居先未合作者之意又將洞房玉殿指陵

鼎湖銀海蓬萊羽林自在第七章也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音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

日一作雷王母微風倚少去兒宮中行樂音秘少有外人

知此追敘明皇逸豫之事上四敘遊幸下四敘女寵

花迎龍出景物亦若增新矣日將落而雷連王母貴妃專

今人知今果安在哉上章已說園陵此處復追敘生前

故用宿昔二字另提下二章俱蒙北曹植詩宿昔秉良

弓顧注青門長安城東門也鶴注龍朔二年高宗置

仗朝會之仗三衛分上為五仗李翰林別集序開元中

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

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

步輦從鮑照詩雜樹茂寒峯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常

出遊宮垣水清中晚奇狀靡不瞻觀鑿輿西幸龍一夕

乘雲雨望西南而去此見明皇十七事中龍池即興慶池

盧注楊妃曾度為道士故唐人比為王母漢武內傳王

母言語龕畢嘯命靈官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

殷勤王母乃坐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

則子夫少兒先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少兒更

為陳掌妻飛燕外傳帝今后所愛侍即馮無方吹笙以

倚后歌歌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乎帝

乃令無方持后履朱注微風倚少兒蓋合用少兒飛燕

宮秘戲漢書周仁為郎中令慎重不泄以是得幸入卧內後

有不社使外人聞者楊暉傳人生行樂耳

社詩羊左



黃生曰此章畧見風刺然其詞微而婉如祿山宮裏號  
國門前之句非唯失風人之意亦全無臣子之禮矣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

扶又以一作物

皆一作初春政化平如水皇明

晉作明一作恩斷丁亂

若神時時用

抵戲亦未雜風塵

此記當時優寵技巧也在四句分截舍人投壺足動天顏之笑延壽善畫能

令物色生春此一時適意之事若使當年政平威斷即時用抵戲亦何至風塵雜起乎惜乎明皇之不然也盧注直宗時畫鷹畫馬有馮紹正韓幹輩其侏儒黃顰帝嘗呼為肉几此即毛郭之流故借漢事為比杜臆抵戲用以當戲劇舊引漢書角觝戲未合雜風塵指流離播遷既涉風塵則不平不斷可知言外見意此風人温厚之旨也○西京雜記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寫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又云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人小豆惡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號言於輩中為號傑也每投壺帝輒賜金帛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笑張華曰笑者開口流光今電是也隋辛德源詩雲銜天笑明莊子與物為春漢安帝詔達於政化後漢第五訪傳政平化行班固兩都賦天人合應以發皇明魏都賦皇恩綽矣晉史論神畧獨斷洪容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淡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有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黃生曰政平明斷自指開元之治從半腰說起轉折方不費力若將此意頓在前敘事必拖沓矣

鬪雞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

一作解胡買切

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曲

一作柳

長仙遊終一閨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

黃此章有樂極悲來之感上四鋪張盛事見生前之樂下四追惟遺跡致沒後之悲遠注仙遊句反上御曲



長女樂句反上宮人出黃生曰第五句是通盤一大關  
 節蓋不以荒宴直接播遷徑及崩駕之感則有傷痛而無  
 刺譏是溫柔敦厚之遺教也○季郗之雞鬪見左傳齊有  
 鬪雞走犬見國策陳思王得大宛紫驪馬教令習拜與鼓  
 節相應見魏志吐谷渾遣使獻舞馬謝莊為作舞馬賦見  
 宋書是鬪雞舞馬其來久矣此詩則專指明皇事耳陳  
 弘祖東城父老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  
 及即位立雞坊於兩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  
 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帝  
 出遊見賈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為五百小兒長  
 天子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天下號為神雞童傳  
 又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鬪雞是兆亂之象也黃庭堅曰  
 觀風樓南起鬪雞殿明皇雜錄上嘗令教舞馬四百匹  
 各分左右部目為某家龍某家驕時塞外以善馬來貢者  
 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  
 其鬃鬣間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  
 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於上抹轉如飛或令壯士  
 舉榻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環立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  
 求年少姿美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明皇雜錄  
 上每宴賜補則御勤政樓太常陳樂教坊大陳尋撞走索

九劍角觥鬪雞令宮人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幃中  
 擊雷鼓為破陣樂又云玄宗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  
 譜每初年望夜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臣戚里設看樓觀  
 望夜闌太常樂府懸散樂畢即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  
 歌舞以娛之開元傳信錄明皇夢遊月宮諸仙子娛以  
 上清之樂其曲凄楚動人明皇以玉笛尋得之曲名紫雲  
 迴異聞錄開元六年八月望上與申天師洪都客作術夜  
 遊月宮見素娥十餘人笑舞於廣庭桂樹之下音樂清麗  
 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盧注白樂天勤政樓前御柳詩  
 中有開元柳一株別作御柳亦有本趙曰仙遊言明皇  
 上昇殊曰祿山亂後女樂流散也南部新書驪山華清  
 宮毀廢已久惟存繚垣朝元閣在山嶺之上最為嶄絕礎  
 柱尚存山腹即長生殿殿東西盤石道自山麓而上道側  
 有飲酒亭明皇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址猶存邵注驪山  
 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因驪戎所居故名溫泉在  
 焉明皇建華清宮於其下秋風詞草木黃落分雁南飛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一作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一作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



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卧病數

所角切顧音先主切

非秋天

此章承前起後前三章說承平之世故以盜賊起包之

四乃追迷往事下則自歎夔江衰老也天寶之亂皆明

皇失德所致此云無端盜賊起蓋諱言之耳○張華詩昔

眼前漢樂府從軍行禍集非無端謝靈運詩浮歡昧

文帝詩落日下西江趙曰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長

安城謂之北斗城蔡夢弼曰公在蜀為尚書員外郎故

淮陽荀悅漢紀馮唐白首屈於即署謝靈運詩卧病同

中追數而見者其語太曲庾信小園賦異秋天而可悲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

去聲

都人慘別顏清

節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辛再攀此歎西

也相應上四敘幸蜀之由下四記還京之事別顏流涕上下

也次年六月七日靈寶敗績賊入潼關所謂犯潼關也是

夕平安火不至明皇懼而謀幸蜀所謂初愁思也十三日

帝出延秋門至咸陽驛而從官駭散所謂慘別顏也至德

二年九月郭子儀收復西京賊眾夜遁所謂去宮闕也十

月肅宗入長安上皇發蜀郡所謂出關山也十二月上皇

至自蜀百姓舞拊路側曰不圖今日復見二聖所謂故老

流涕龍髯再攀也此敘出狩還宮之事首尾詳明真可謂

詩史矣杜臆初愁思蓋向不知愁者流涕攀髯則開元

美政去國仁言真足以繫人心者考唐史帝之出奔經過

左藏楊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得必更斂百姓不如與

之無重困赤子既過便橋國忠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

賊求生奈何絕其路雷高力士撲滅之皆去國之仁言也

○邵注洛陽屬河南府唐高宗以此為東都潼關在陝西

鴻歌宮闕

杜摯笏賦

高唐賦

晉書懷帝紀

憤愁思

胡馬依北風

謝朓詩

馬融與謝伯世書

江淹恨賦

關山無極

晉書懷帝紀

故老或歔歔流涕



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上騎群臣後宮七十餘人從上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廼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龍頰號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音燭人間有賜金鼎

湖龍去遠銀海雁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此重傷園陵而

作也上四升遐之感下四陵寢之悲邵注明皇崩後驪山花萼不復幸臨地下久無朝燭人間徒有賜金自此

鼎湖龍去銀海雁深唯爾此蓬萊日色長照陵上羽林耳

寂寞身後良可歎也杜臆蓬萊宮先帝所居羽林軍守

護陵寢者黃生曰此章即申首章園陵霜露之感而言

更深切前是孤臣獨泣此則率土同悲也○明皇在日每

歲十月必至驪山華清宮又友愛諸王造花萼相輝之樓

趙曰朝燭當音朝覲之朝凡朝在早則秉燭而受朝今

地下幽閻無朝見之燭也黃庭堅曰漢書高后紀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此史隋獻皇后山陵成賜楊素金鉢一

實以金銀鉢一實以銀鼎湖注已見上章漢書秦始

皇墓於驪山之阿下劍三泉上崇三墳水銀為江海黃金

為鳥雁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鳥會不飛黃

注日者君象羽林上應星文故與日相貼羽林即萬騎

軍後改為龍武軍明皇墓後用為護陵軍漢禮樂志

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顏注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也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一作守何如儉德臨

時徵俊又入莫慮一作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漢

此章總結直究當時致亂之由以垂為永戒也言當此

一統天下萬國同心世事尚可為也但勿更尋前轍耳自

明皇好邊功而尚奢侈故有懸車儉德之語不聽張九齡

而致祿山終叛故有俊又犬羊之語使當時息兵愛民焉

有天寶之禍哉故以戒兵加恩終之此詩反覆丁寧無非

鑒已往以告將來若云指諷代宗時事則當年吐蕃入寇

叛將不恭恐非罷兵可以止亂也三四即所謂在德不

在險五六即所謂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杜臆儉者不奪

上寺羊主



民心日懷此無形之險也。俊又在朝折衝樽俎何憂於犬  
 羊乎。兵勿輕動則恩加四海矣。公之謀國堂堂正正。即孟  
 子所告齊梁之君者。自許稷契以此。○東方朔傳提封頃  
 畝。注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漢書刑法志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古史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  
 傳呂相曰戮力同心。又懸車束馬以踰太行。書慎乃  
 儉德。又俊又在官。晉愍帝檄石虎敢率犬羊渡河縱  
 毒。左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魏志陳群曰皇恩  
 溥遍。海岱。

顧宸曰八章皆詠開元之事。與李白宮中行樂詞八章  
 相為表裏。但大白作於明皇之時。故微婉其詞而諷之。  
 少陵作於明皇之後。故雜敘其事而傷之。黃生曰八  
 章專述開元以來之事。借古喻今。美惡不掩。風人之旨。  
 盡於此矣。他詩有連及者。固無譏刺之意。以為是非具  
 在國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議。至受恩先帝。沒齒不忘。淚  
 思慨慕。則時有之。後人不能推公之志。毛求影捕。輒謂  
 有所刺譏。夫君子不非是邪之大夫。况親委贄而為之  
 哉。臣者。

秋興及洞房諸詩。摹情寫景。有關國家治亂興亡。寄託  
 深長。秋興八首。氣象高華。聲節悲壯。讀之令人興會勃  
 然。洞房八章。意思沉鬱。詞旨淒涼。讀之令人感傷欲絕。  
 此皆少陵聚精會神之作。故能舌吐風雲。筆參造化。千  
 載之下。猶可歌而可涕也。但七律才大氣雄。固推賦騷  
 逸調。而五律韜鋒斂鏘。直與經史並驅。兩者當表裏參  
 觀。方足窺其底蘊焉。

鸚鵡此下入章乃雜咏物類蓋即所見以寓意也  
 道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內近之。明皇雜錄開元  
 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  
 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娘。有鷹搏之而斃。遂瘞苑  
 中。呼為鸚鵡塚。今詳詩意。乃泛咏鸚鵡與彼無涉。  
 鸚鵡鶴注此詩句向含不遇之意蓋託以自况梁權  
 聲去聲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嘴漫多知。

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世人憐復扶又損。何用羽毛奇。  
 咏鸚鵡有離鄉之感。鸚鵡而含愁思者。以聰明能憶別  
 離也。二句提綱。翠衿短傷其貌。悴紅嘴多惜其空言。未開



籠苦於拘束。殘舊枝。憫其遠離。句句說別離。句句說愁思。句句皆聰明。中所自曉者。未又寫出。所以別離之故。感慨深矣。顧注。此詩指出含愁思三字。代為鸚鵡寫意。八句反覆宛轉。蓋亦傷受制於人。不能自展其奇也。○朱鶴齡曰。此詩似槩括。蘄衡賦中語。聰明則性慧。辯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也。別離則痛。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也。翠衿紅嘴。則紺趾。丹嘴。綠衣。翠衿也。渾欲短則顧大。翻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也。漫多知則豈言論以階亂。將不容以致危也。未有開籠日。則閉以離籠。剪其翅羽也。空殘宿舊枝。則想崑山之峻。思鄧林之扶疎也。未句羽毛奇。則雖同俗於羽毛。故殊志而異心也。殘餘也。

顧宸曰。此分明有才人失路。託身異族之感。如魏武之於楊修。隋煬之于薛道衡。皆所謂憐復損也。

孤雁鶴注此託孤雁以念兄弟也。當是大曆初夔州作。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

一作聲

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

平雲望盡。

一作

似猶見哀多如夏。

一作

聞野鷗無意緒。鳴

噪亦

一作

紛紛

咏孤雁有流帶之悲。首二另提片影相失。寫孤雁之狀。望盡哀多。寫念群之意。末

指群雁之已去者。雁行既遠。望盡矣。似猶有所見而飛。追呼不及。哀多矣。如更有所聞而鳴。二句申言飛鳴迫切之情。見聞二字。屬在孤雁。王彥輔曰。公值喪亂。羈旅南土。而見於詩者。常在鄉井。故託意於孤雁。章末。譏不知我而

誹。誹者。師氏曰。鮑照孤雁詩云。更無聲接緒。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此詩。飛鳴聲。念群。一語孤之中。仍有不孤之念乎。○魏文帝詩。孤雁獨南翔。何遜詩。誓將收飲啄。詩。載飛載鳴。江總。詠詞。念群。桑梓。庾信。詩。澗底一片雨。梁簡文帝。詩。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吳均。詩。山上萬重雲。王願。詩。絲中傳意緒。何遜。詩。生平無意緒。拾遺記。魯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鷗。遶烟而噪。

鷗鶴注當是大曆初夔州作。江浦指夔江魚復浦也。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青

盧作青舊作春



苗雪暗還須浴

一作落

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

蕭

詠鷗憐其少自得之致此在六句分截歎浦鷗之勞

自寬饒却以謀食之故翻玉羽而弄青苗雖風雪凌厲亦

不暇顧矣何以似羣飛海上者清影翛然不為泥滓所染耶

此與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

自取賤辱也既云寒鷗不當言春苗矣以青對玉為工

點如點水蜻蜓之點○南越志江鷗一名海鷗在滌海中

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必風渡海者以此為候玉羽白

羽也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盧注春苗

當是青苗夔有青苗陂公夔州歌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

狎鷗分處處江暉詩雪暗馬行遲胡夏客曰囚海

上狎鷗事故云滄海上氣象自遠大蕭蕭間暇之意

猿鶴注依梁氏編在大曆初夔州作西閣曝日詩流

良是爾雅猱一

名猿善攀援樹枝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一作隱見音爾如

知慣習元從眾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詠

稱其有見幾之智中間隱見二字為通章之眼啼壁聲

相近挂枝形尚遠此為隱見發端人不如猿取其用智以

脫險也從眾能挂枝用奇能騰躡此為隱見指實父子不

離取其用智以全身也杜臆人於亂世往往往父子不保

公嘗攜子避亂而恐其不能兩全具見苦情○裊裊聲之

長也蕭蕭群之寡也謝眺秋竹曲從風既裊裊楚辭

阻詩遇人之艱難兮陰鏗詩猿挂入欄枝艱難猶云險

挂時相學故知慣習指挂枝也淮南子倍是從眾

日全生如搏矢避矢之類列子雖全生不可不有其身

通鑑晉安帝紀沈田子曰兵貴用奇莊子獨不見夫騰

猿乎騰及騰躍而相及也吳都賦猿父哀吟獐子長嘯

哀號又齊武帝至景陽山見一猿悲號問丞此猿何意答

曰猿子前墜崖死其母求之

不見耳此父子相離之證也

鹿音几本作麇鶴注編在大曆元年夔州作以詩

有衣剋兼盜賊當指崔野之亂也爾雅麇大麇



旄毛狗尾 本草衍義鹿麀類  
山溪僻處頗多其聲如擊破鉢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亂世

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剋兼盜賊饕餮音餮音餮用斯須音須歎其

不當鳴而鳴也上四代鹿寫意自悔不能見幾遠害下  
乃慨世之貪味而殘生者一二作痛心語三作自責語

四作自解語亂世歎其生不逢辰微聲推出致禍之本

衣剋乃食肉者盜賊乃捕獸者徇口腹之欲而戕命於斯

須則衣剋亦等於盜賊矣此罵世語亦是醒世語黃生  
日此物頗難入詠前半寫得如許風致妙在以清溪字陪

對玉饌以仙隱字陪對庖厨遂覺烟火之氣都盡後半慨

世不離詠物而却不徒詠物此之謂大手筆○舊注清溪  
山多鹿 左思吳都賦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王筠詩玉

饌駢羅瓊漿泛溢神仙傳葛仙翁於女几山學道數十  
年登仙化為白鹿二足時出山上 謝靈運詩一老四五

少仙隱不可別說苑鹿生於山命懸於庖厨 亂世重  
殺物而輕全物全乃全活之全莊子不敢以全物與之

雲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  
注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顧宸曰自古文人才士生逢亂世出嬰禍患何一不從  
聲名中得之中即之於董卓中散之於司馬及禍雖異  
其以微聲致累則同也此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  
聞世於諸侯隆中所以獨高千古二語感慨甚大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慙問俗

人情似克庖爾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詠雞歎其  
當鳴而不

鳴也 上六敘事是案末二歸結是斷 德常標五鳴必  
度三此雞之職也今在殊方聽之則異夜鳴失次矣比曉  
能無慙乎乃問之習俗人情皆云如是彼既不能司晨亦

但堪克庖已耳當子半亭育之時而巫峽漏聲早有司南  
之報雞鳴果安在哉 顧注將問俗二句作借雞警人言  
人情無德無信與雞相似而克庖則獨用雞乎杜臆謂刺

巫峽之人可殺皆非也 韓詩外傳夫雞頭戴剋文也足  
傅距武也見敵而鬪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

士詩羊主 卷十七



雞有五德君猶淪而食之其所由來近也記雞初鳴  
史歷書雞三號卒明注夜至雞三鳴始為正月一日  
日失次猶三國志言失旦之雞也蔡邕賦時牢落以失次  
胡夏客曰楚國語有雞次之典此次字所本  
左傳克君之庖  
列子亭之毒之注化育之意劉孝標啟一物之微  
遂畱亭有  
韓非子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  
梁元帝詩刻漏銘司南  
按司南有四說  
朱云夔州在南雞司昏曉今失其司晨之職故曰巫峽漏司南  
顧注雞為火德之精南方屬火故曰司南  
遠注指南車有南北定向如雞鳴有子午定候  
春秋說題詞雞為積陽南方之象陽出雞鳴以類感也已上數說皆指夔雞漏失司晨與殊方失  
次犯重今從黃生注直指曉漏開說更有蘊藉

**黃魚**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故詩云日見巴東峽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桶

音統一 相沿久風雷肯為去聲 伸一作神 泥沙卷涎沫回首怪

龍鱗詠黃魚歎長大而罹患也 上四言取之狼籍下致

沿已久雖有風雷肯相伸救彼亦卷沫泥中徒望龍飛而驚怪見黃魚之大而不靈也盧注此即公鵬賦中所云鷓鴣之類莫益於物空生此身長大如人之意俱指庸流言  
○杜臆夔州上水四十里有黃草峽出黃魚大者數百觔爾雅注鱧魚體有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人呼為黃魚  
鹽鐵論江陵之人以魚飼犬筒竹器桶木器皆捕魚之具  
陸龜蒙漁具詩序緝而竿者總謂之筌筌之流曰筍曰車  
邵注三月浪暖鯉化為龍則風雷從之  
劉峻金華山栖志魚潛淵下窟穴泥沙  
莊子泉涸魚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

**白小**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與前數首連類而詠物也  
舊注即今麵條魚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去聲 園蔬入

肆銀花亂傾筐一作箱 雪片虛生成猶拾一作捨 卵盡取義何

如咏白小嘆細微之不免也 杜臆此詩起結萬然有萬矣亂肆傾筐取之多也但此群分之命亦屬造物生成今猶拾卵而盡取之有傷於義矣黃生注三四形容其小



五六形容其白。語甚鬆秀。生成應上分命。盡取則不仁。而譏其非義者。用物樽節之謂義也。盧注黃魚以長大不容。自小以細微。盡取不幸。生夔大小俱盡。以歎民俗之不仁也。○群分命各分一命也。易物以群分。曹植橘賦體天然之素分。庾信小園賦。一十二寸之魚。賓退錄。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夔與湖北為隣。故云。陶潛詩。園蔬有餘。滋。詩不盈傾筐。西京賦。獲胎拾卵。砥錄。盡取未二句之用。

黃生日。前後詠物諸詩。合作一處讀。始見杜公本領之。大體物之精。命意之遠。說物理物情。即從人事世法。勘入。故覺篇篇寓意。含蓄無限。今按唐人詠物詩。唯李巨山集中最多。拈一字為題。用五律寫意。其對仗亦頗工緻。但有景無情。全少生動之色。閱此八首。皆託物寓言。情與景會。身分便自不同矣。

哭王彭州掄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公初到成都。先以御史罷官。後在嚴武幕中。又遷彭州刺史而卒也。

執友驚

嗟一作

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

北部初高選

去聲東牀

杜臆作牀。舊作堂。

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鳳。

夾吹簫。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兵戈闇

一作

兩觀

辱自

一作事

三朝

音潮。此從歿後追遯生前。新文二句。稱其才品。北部四句。記其婚宦。歷職四句。

敘其內任。北部高選。如劍躍蛟龍。掄蓋今尉起家。東床見招。如簫迎鸞鳳。掄必締姻宗室也。胡馬兵戈。指祿山之亂。龍辱三朝。謂立肅代宗。此句該一生履歷。○曲禮。執友稱其仁。古歌。倏忽淪沒。別無期。斯人指同輩。世說。殷荊州語王恭曰。適見新文。甚可觀。沈謝沈約。謝靈運。松喬赤松子。王子喬也。列仙傳。王君平。謂茅盈曰。子有異骨。可學仙。又李德林集。風骨異人。戰國策。有松喬之壽。魏志。武帝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通典。吳時。餘曹通為高遷。而吏部特一時之俊。抱朴子。高遷忠能。舊注。晉郊說。遷還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問。說曰。卿自以為何。如說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杜臆。東堂必東床之誤。見招是招王為婚。故下有



鸞鳳句今按坦腹東床用王逸少事越絕書醉燭日當造劍之時蛟龍奉爐天帝裝炭秦蕭史教弄玉吹簫而鳳凰降東京賦建象魏蜀路江干一作窄彭門一作地

里一作遙解龜生碧草諫獵阻青霄頃壯戎麾出叨陪幕

府要聲平將軍臨氣候猛壯一作士塞先則風颭井渫一作瀉

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自多一作暇隱一作凡接終

朝此申歷年寵辱之故初由高選陞御史寵也繼則解龜而阻諫辱也其在蜀而就幕僚辱也後則作刺於彭

州寵也公與掄同幕故詳敘陪接之情戎麾出謂嚴武鎮蜀幕府要謂辟為參謀上佐軍機下練士卒則智畧過

人矣井泉不汲烽火不燒則邊境無事矣皆其籌畫所致

○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註解去所佩龜印也生碧草猶云委之草莽諫獵用司馬相如事按黃希云唐人

多言戎麾如杜佑制出總戎麾是也朱注引顏延之一麾

出守即指掄出守彭州非也晉書庾亮鎮武昌問戴洋

泉邊有警急必舉烽燧易井渫不食注渫不停汚也淮

南子軍井通然後敢飲張良傳請借前箸以籌之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

焉於虔敢墜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平罷離魂去住銷之

官方玉折寄墓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河漢橋夫人先

卽世今子各清標此敘歿後情事雙表謂墓表松凋惜

昔嘗哭掄之死今觀過夔州而再哭也之官玉折是住

而銷魂寄墓萍漂是去而銷魂錢箋渥洼道天馬所來

興下今子河漢橋鳥鵲所駕興下夫人此既哀之而復慰

之也公詩得三百篇遺意賦中必兼與此此章蛟龍鸞

鳳是比渥洼河漢是興於排律中見之尤不易得潘岳

懷舊賦巖巖雙表列行楸北史魏毛鴻賓傳武帝曰

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梁簡文帝詩染翰獨踟蹰廣

川惠王傳歌曰愁莫愁兮居無聊心重結兮意不舒漢

書蕭望之便道之官顏延之祭屈原文蘭薰而摧玉蘊

則折萍漂注別見謝朓詩曠望極高深渥洼河漢



注俱別見王僧孺詩霏微商雲散左傳穆后及太子

壽早天卽世注卽世卒也李陵書今子無恙常景巖

若平讚素向邁金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白

貞清標凌玉徹未乃自傷留滯公棲夔峽而王返秦中

歸興去聲日蕭蕭故有歸興蕭然之感杜臆前云異骨降

松喬後云寒松竟後凋掄蓋以壽考終者且有令子故公

哭之而詩不甚悲直以執友云亡不能忘情耳此章前

三段各十二句末段四句收○雲雨卽用巫山雲雨事

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

杓合而爲斗說文杓斗柄朱注天官書魁杓

參首杓白華以西南是秦城正上直斗杓也

胡應麟曰杜警句衆所膾炙外排律中如遠山朝白帝

澗水謁夷陵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用字皆極工而

不覺此類甚衆

學者當細求之

杜詩詳註十七卷終



